[redacted] Lin, P'ei lu
Ch'ao-chou ch'i hsien ku
shih chi

East Asia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DS Lin, P'ei-lu
793 Ch'ao-chou ch'i hsien ku
K72C326 shih chi

East Asia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chaozhouqixiangu00linp



潮州七賢故事集

林培廬採編
張競生題

上海天馬書店印行





中國民俗學會叢書

林培廬採編

潮州七賢故事集

胡適題

上海天馬書店印行

DS
793
K-72C326

謹將此書紀念陶元慶先生

LIBRARY
JUN 16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明翁尚書待酒圖



目次

(一)序文
鄒序……………………一——七
容序……………………八——一〇
周序……………………一一——一五
趙序……………………一六——一八
自序……………………一九——二六
(二)潮州前七賢故事
許申的故事……………………一——二

吳復古的故事……三——四
劉龍圖的故事……五——六
王老虎的故事（一——三）……七——一一
（三）潮州嘉靖四俊子故事
蕭端蒙的故事（一——四）……一三——一九
翁萬達的故事（一——三）……二〇——二九
林大欽的故事（一——一四）……三〇——四七
林大春的故事（一——二）……四八——五二
（四）潮州後七賢故事
潮州後七賢的故事……五三——五四
郭之奇的故事（一——二）……五五——六〇
黃奇遇的故事（一——四）……六一——七二

李士淳的故事……七三——七七
(五)潮州歷代文人故事
周都爺的故事(一——二)……七九——八六
郭氏賢母的故事……八七——八九
姚琛的故事……九〇——九五
李齡的故事(一——六)……九六——一〇九
陳洸的故事(一——五)……一一〇——一一六
曹宗的故事……一一七——一一九
林大有的故事……一二〇——一二一
吳殿邦的故事(一——四)……一二二——一三〇
許斑王的故事……一三一——一三六
陳英猷的故事……一三七——一四〇

鄭大進的故事……………………一四二——一四三
曾剛甫的故事……………………一四四——一四六
（六）附錄
潮州歷代文家大略……………………一四七——一五六

序

序文以收到
先後爲次序

鄒序

文人是什麼？大概是讀書人罷。但是讀書人也有好多種，約摸來分析，總得有四種：一種是讀通書的，一種是讀成書的，一種是讀過書的，還有一種是讀壞書的。什麼叫做讀通書的人呢？這一種是讀書之時，曾經下過刻苦的工夫，經過深研的日子，因而成功了一種學問，或成就了一種事業的。什麼叫做讀成書的人呢？這一種，是指從前的，現在就要包含在上一種了；從前的——清朝以前——讀書人的目的，不過是「總想入學，中舉，點翰林，以後還要做大官」（語見總

理遺教），所以能够達到這幾點之一點的，就算成——成了名——了。什麼叫做讀過書的人呢？也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還未成功了一種學問，或還未成就了一種功名的；一方面是經濟所限，環境所迫，未能卒業的，或是也曾參加過初一十五的拜聖儀式，也曾吟哦過詩云子曰的監本讀本，至低限度都是「熟讀黎貞三字訓，居然漁浦小書生」的那一類人。什麼叫做讀壞書的人呢？簡直是無行文人了。或是讀成書的，或是讀過書的，掛起讀書人的招牌去爲非作歹的。這就是讀書人的分類。

至於讀書人的地位如何呢？在我國來講，最高貴的是讀書人，而最不値的也是讀書人；最幸福的是讀書人，而最不幸的也是讀書人；最淸富的是讀書人，而最貧乏的也是讀書人。古人說「士爲四民之首」，神童詩說「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多麼高貴呵！古人說「自古文章不値錢」，昔人詩「伯龍不挑鬼所笑，許衡抄書日者家」這又多麼不値；古人說「有福方讀書」這多麼幸福；古人

又說「文人少達而多窮」，這又多麼不幸，古人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多麼淸富！客人山歌說「嫁郎勿嫁讀書郎，鹹菜衫子拖地長，白扇撥來無粒米，乞兒尚有兩餐粮」，這又多麼貧乏呢！大凡一件事沒有絕對的好，也沒有絕對的壞，所以讀書人的地位和運命，也逃不過這一條例，而有上說的幾種情形了。

讀書人的種類，有這麽的分別；讀書人的地位，有這麽的不同；而讀書人的運命，就跟着而有這麽的差別：我們對於他們有什麽感想呢？自然不是羡慕他，就是鄙夷他；不是欽敬他，就是惋惜他了。不祗現在的我們如此，就是以前的人們也是如此，就將來的人們也會如此；就是對現在的他們是如此，就對以前的他們也是如此的。但是這種情感，却是存在內心的，古人有句話說「有諸內必形諸外」那末就會「歌之，頌之，長言之，咏嘆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唯是這種表示，仍是一時的罷，於是乎由一時的表示，少不了會「流而傳之」乃

至「留而存之」了。那文人的故事就由此而發生。

可是故事是敍述事蹟的，也許有是假託，有是附會，他的表相總不出下方幾種；(一)歌頌，(二)貶斥，(三)譏諷，(四)彌補，(五)解釋。什麼是歌頌？就是歌功頌德的表相，或歌頌他的道德，或歌頌他的文章，或歌頌他的政蹟，或歌頌他的事業：這都是由崇拜的心理而來的。什麼是貶斥？就是口誅筆伐的表相，或「盡而不汚」地記載他的罪狀，或「顯而微」地記載他的劣蹟，或「志而晦」地記載他的言行：這是由於憎惡的心理而來的。什麼是譏諷？就是冷嘲熱刺的表相，或記其狡黠而稱作聰明，或記其參覈而稱作明察，或記其放佚而稱作豪曠，或記其寡恩而稱作無私：這是由於鄙屑的心理而來的。什麼是彌補？就是彌縫補缺的表相，對於過失而爲之原諒，對於缺憾而爲之完成，對於寃罪而爲之超雪：這是由於憐惋的心理而來的。至於解釋呢，就是尋因說果表相，事業何以不成，運命何以不幸，一一爲之假因設果：這就是幾種心理結合而來的。

若夫所紀述的時期，大概也爲六種：(一)未生之前，如田氏的太白臨居而孕東方朔（見洞冥記），王母的山梁履石而生文中子（見山堂肆考）是。(二)初生之日：如孔子的五老降庭（見拾遺記），王安石的一貛入室(合璧事類)是。(三)幼年之時：如劉晏的正字（見明皇雜錄），李琪的賦三傑(見册府元龜)是。(四)在生之際：如郭元振的牽紅絲（見開元遺事），載憑的奪重席（見後漢書）是。(五)臨終之頃：如富鄭公的大星夜墜（見邵氏見聞錄），邵康節的旗鶴相迎（見說苑）是。(六)已死之後：如秦太師的東窗事犯（見七脩類稿），石曼卿之芙蓉城主（見石林燕語）是。

至於記載的方式，就有神話，附會，移用，別事，假託等五種：王勃的馬當助風（見名勝志），劉向的天祿然藜（見三輔黃圖），這是神話。蘇小妹的「投石冲天」（事見東坡夢辨又隨園詩話），駱賓王的「樓觀滄海」（事見本事詩辨又見唐音癸籤），這是附會。呂洞賓戲白牡丹（說見元雜劇，辨見冬夜箋記本顏

洞賓事），蔡襄建洛陽橋（說見說郛，辨見筠廊偶筆本蔡錫事），這是移用。甘羅十二爲丞相（說見杜牧詩，辨見通俗篇）梁顥八十二及第（說見遯齋閑覽，辨見容齋隨筆），這是別撰。蔡中郎棄趙妻重婚牛氏的記述（事見琵琶記）就完全有所爲而假託的（說見藝苑巵言）。

總而言之，文人故事的敍述，其手段，雖萬有不齊，而其所以發生，總是由於同情心而來。爲眞爲假，不必去問，爲功爲罪，自有定評。一個讀書人立身行道，總要光明磊落，倘有半點差池，雖然可以避了一時的毀譽，總逃不了千載的褒貶。縱使你有千金買石的神道碑，總不及萬古流傳的口碑的勢力大呢？

林培廬先生，他是一個讀書人，而且是讀通書的人，因爲他已成功了民俗學那種學問了。他是晦閣先生的曾孫，樹棠先生的從孫，毓棻先生的喆嗣。那幾位鄉先生，又是讀通書的人。他現在編了一本潮州七賢故事，把潮州的宋代七賢，嘉靖七子，崇禎八俊，歷代文人的故事，一一記載出來，使我們有所景仰，這又

不止一本民間傳說而已。以讀書人的筆墨，來寫讀書人的事跡，自然精妙絕倫；以讀書人的眼光，來看讀書人的言行，自然透闢無比；這不必我過事鋪張了。書成有日，馳函來索我作序，可惜我不會寫文章，又沒有什麼話可說，只好亂說一通，讀這書的人們，不要以「豐干饒舌」四個字責備我，就萬幸了。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惠陽鄒織昌慶之漫書於省立第四中學校之東魯儒風堂。

容序

培盧先生：

接到　大箸「潮州七賢故事集」，捧誦之下，欽佩無量。本地方的傳說，加文章的修飾，婉約可誦，流傳是必定的了。至於故事的造成，地方風俗的習慣與崇尚，卽可于說話之間，粗得一些梗概。如專制及科舉時代，社會所崇尚的是高官及科名，這種高官及科名，在城鄉的地方中，便有若干的權威，可以挾持或左右地方中的一切輿論或事業。差不多可以說，這些科名，或做過高官的人，就是

這地方自然凝成的思想的重心，羣衆的領袖。他們好的便是千秋歌頌的師表；壞的便是一時威權無敵的土豪劣紳。科名是命運，作高官也是命運，成就的事業，自然也是命運。故此蕭端蒙的故事，會變成小沙彌與雄雞的傳說。科名與官職的氣燄，是可以壓倒官卑職卑的土地神，故此翁萬達可以指揮土地神；而翁萬達的高官與功績，與地方傳說上想象的張飛有些相近，故此，翁萬達為張飛轉世，而當時的皇帝自然是劉玄德哥哥了。這種民俗的心理，是很可注意的。林大欽是狀元，一切聰明伶俐的人物的故事，都可以堆積在他身上，如許多的巧對，自然是非他不能對的，所謂故事箭垛的人物，正如瓊州的邱濬，嘉應州的宋湘。至于地方性的故事要遷移時，主名也就移轉到別地方箭垛的人物身上去了。故此故事的研究，是研究民俗心理民俗轉移的絕好資料。如果各地方的故事及傳說，都有人像　先生這樣的敘述出來，我們對于故事的遷移與演變，必可得若干結論，而各地方的民俗思想，也可以有比較研究的一種資料。故此，我對于　先生這書的出

現，是有不少的期望的。弟今年在中山大學教書，以反對古直所訂中國語言文學系的課程之故，改在史學系。以個人的力量，反抗復古的高潮，甕天小見的人們都以爲狂妄！此輩復古者的心理，受舊日科舉時代教育的薰陶，在現代社會當然不能有若何的權威，不能如林大欽之受社會一般的崇拜，而國家百年教育大計，落於這一輩人之手，當然是很可歎惜的。弟功課頗忙，故覆書稽遲。先生要我爲這書寫序文，序文寫不成，祇好寫我的對於這書及最近的一些感想便了。匆率不盡，卽頌

新歲安好！

弟容肇祖上 二十二年元旦。

周序

林培廬君輯錄潮州前後七賢故事，來信索序。這我當然樂意做的，只是照例難免拖延，一直拖到書已將印成了，見到林君的催信，纔急忙拏起筆來寫，空虛之上加以倉卒，其寫得不行當然是意中事了。

七賢故事集的校樣承林君寄給我一份，好好地讀了一遍。這是傳說類的名人故事，但其內容與童話自多共通，又因這種軼事大抵以遊戲玩弄爲主，自然更近於笑話，如平常所說的徐文長故事也是如此。明末墨憨齋編「古今譚概」，清初

竹笑居士删訂爲「古笑史」，又編笑府，後游戲主人改編爲「笑林廣記」，是很好的例。譚概本來卽是古笑史，其特色是在笑史上規定了時地人，笑府却是泛指的，他的脚色是塾師聾子之類而不是張龍趙虎，這便是童話而不是傳說了。但是這些故事有地方與笑話頗有差別，笑話的重心是他人的愚蠢和失敗，在故事裏這只是陪襯，所重的乃是本人的聰明和成功，雖然讀者的愉快出於自己的優勝感這一件似乎原是一樣。其實也是無害的消遣，在這點上却容易受到非難，無論是故事或笑話。我在「徐文長的故事」的說明裏曾說過這幾句話：從道德方面講，這故事裏的確含有好些不可爲訓的分子，然而我們要知道，老百姓的思想還有些和野蠻人相像，他們相信力卽是理，無論用了體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得到勝利，卽是英雄，對於愚笨孱弱的失敗者沒有什麽同情，這只要檢查中外的童話傳說就可知道。現在我們又不把這些故事拏去當經書念，要找出天經地義的人生訓來，那麽我們正可不必十分去認眞了。

七賢故事是地方名人傳說，這又是很有趣味的一點。他們都是文人，也都是官，官固然不盡是文人出身，但文人的頂高的出路是官，那是五百年來的定理。故事裏的名人或英雄大抵有兩種，一是官，一是文人，前者如包龍圖海瑞彭宮保，後者如羅隱秀才解學士徐文長，至於聰明的白衣——例如後世社會上很有勢力的流氓，則不大有份。這或者因爲在科舉制度下的社會裏起碼非秀才不能有勢力，或者也因爲那時流氓便由秀才們兼做去了的緣故罷。總之這一點裏與西洋很有不同，假如不把主教來當作官，教徒與武士當作文武秀才看。七賢是本地人，他們在故事裏的地位所以並不是官。可以像彭宮保那樣地有許多作爲，但只是一位鄉紳，那麼也就歸入文人隊中，跟了徐文長去活動活動罷了。徐文長一派自羅隱秀才以來便不大濶氣，只有解學士算是有了一官半職，如今前後七賢都是不很小的官兒，眞可以說是同路人中最有光榮的了。記得容元胎君序中說及因此可以考見中國人民尊重官和科名的心理的一斑，我覺得這也說得很有道理。這種心理

是全國的，或者說是全文化的亦無不可，因為在朝鮮安南恐怕也逃不了這影響。其次，這些故事多是流動的，流傳在各處，集合在一個箭垛上便成了傳說，散出來又是種種的童話或笑話。因為如此，七賢的地方傳說頗缺少地方色彩，大抵與羅解徐諸人的言行同一軌範，故其地位不重在地方文藝上，但以國民傳說的研究資料論，則自有其眞價值也。

中國民俗學的運動漸漸發達，特別在廣東浙江兩省，因了靜聞子匡培廬諸同志的努力，有好些研究機關與刊物，這是很可樂觀的事。研究的初步重在蒐集資料，中國地大物博，這件工作也就頗煩重，不是現今少數同志所能辦好，在這樣困難之下却總能有那些成績，風俗和歌謠故事方面有了不少記錄，不能不說是很好的成績了。但是資料蒐集固然多多益善，而蒐集的得法不得法也是一個重要問題，其中最要注意的是其記錄的方法。我們現在只就故事來講，蒐集故事的缺點是容易把牠文藝化了，牠本來是民間文學，蒐集者又多是有文學興趣的。所以往

往不用科學的記錄而用了文藝的描寫，不知不覺中失了原來的色相，這當做個人的作品固有可取，但是民俗學資料的價値反未免因而減少了。歌謠故事之爲民間文學須以保有原來的色相爲條件，所以記錄故事也當同歌謠一樣，最好是照原樣逐字抄錄，如不可能則用翻譯法以國語述之，再其次則節錄梗概，也只可節而不可改，末後二法已是蒐集故事者的特許自由，爲蒐集歌謠者所不能援引者也。大凡愈用科學的記錄方法，愈能保存故事的民間文學與民俗學資料之價値，這本是極普通的話，因爲偶然想到，便蛇足地寫在這里了。

中華民國廿二年二月廿四日周作人於北京苦雨齋。

趙序

林培廬先生是民間故事的努力採集者，已經給了我們潮州民間故事集（一九三〇出版）和李子長好畫集（一九三二出版）現在又給了我們潮州七賢故事集。

這本故事集中所收的大都是做官的，並且會做對子。這些賢人大都是半神的人物，有以下的本領：

（一）過目不忘　有的看過一本賬簿以後，立刻撕掉，立刻可以寫得出（林大春二，郭之奇一）；有的看過日歷以後，也能一一記得，背誦得一點不錯（許琎

王，陳洸三）：像這樣機械的寫錄都能記得，至於有理性的書之能夠在一夜讀完，統統記住（黃奇遇三），那就更不足奇了。

（二）使喚神靈　有的可以把泥塑的伯爺丟在坑裏，以作脚踏（翁萬達一），有的可以打土地，差他做僕人守門，或是罰他充軍（翁萬達三，陳洸二）：這樣的本領，不僅大官有，就是帝王也有的。（參看拙著民間故事研究中的論帝王出身傳說）大約都從定命論一點，什麼紫薇星，文曲星等，天上是早已注定了的。於是，偶然到了地獄，看見親戚受刺乳刑，只要說一句話，也就可以把親戚救出來了（李士淳，李齡二，鄭大進二）：這樣的故事，我們在聊齋裏也可以看到。

從另一方面看來，可知這些傳說都是飄浮不定的，許璞王就是陳洸，而陳洸又就是翁萬達；同樣的故事可以屬之於不同的主人公。

不過，本書所輯，雖以「官的神力」爲主，却也有別的型的故事：做對聯的（翁萬達二；林大欽一，二，三，六，七，八，九，十；林大春一；吳殿邦三）

寫字的（吳殿邦二），做詩的（林大欽四），地方傳說（李齡一），徐文長型（陳洸四，五）等等。

在這些故事裏，除了表現怕官的十足的奴隸性（視官爲神明，因而誤成種種傳說）以外，也可以見到以下類似的風俗：

（一）初夜權　蕭端蒙：『小百姓凡在婚嫁前一夕，新娘須進王府檢驗是否熟諳人事。』

（二）入學習俗　林大欽二：『這就是入學穿紅皮屐和抱雄雞的一點來歷。』

（三）禁忌　劉龍圖：『糟了？女人的身體據說是不潔的……竟把竹馬弄壞，失了靈驗。』

趙長深，廿二年三月二日。

自序

與其長夜獃坐數更漏
不如磨墨援筆寫文章

筆端落在紙上之後，我卽記起趙景深先生寄序文與我時，附幾行字問我：「潮州前後七賢究竟是那些人，是我們所想要知道的。據此集前七賢有：許申，吳復古，劉昉，王大寶，少了三個。後七賢有：郭之奇，黃奇遇，李士淳，少了四個……希望先生能够在此集序裏加以說明或解答。又據姚璨的故事，則七賢中

有所謂「草場蔡大哥，桃溪周四哥，」一蔡周二姓，都是上述七個人以外的。這也只好存疑了。』趙先生這些問，編書的我應該在此序裏遵命說明或解答才是。好！現在就讓我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探討。

在這裏又應該先談論潮州這個地方。潮州，在秦漢時候，已就設縣隸屬於南海郡。（註一）潮州的民族自那時之後，也就逐漸南遷，直到唐朝五代，種族漸見繁盛了。祇因爲地處海陬，一向視爲荒僻之地，故文化的發展，頗是滯緩。可是『潮州山高海闊，幽奇雄壯，磅礴鬱積之氣，鍾爲偉人，爲傑士，固其宜也。昌黎過化，趙子助教而後，（註二）文章行誼，星炳雲燦，蒸蒸然矣。』果如藍鹿洲所說，在宋明兩代，潮州出了很多的人物，如前後七賢，四子，八俊等，他們的學問事業，很夠震耀一時。然而潮州前後七賢究竟是那些人呢？我起初在我的故鄉（揭陽）問一個老婦人，她說：李子長，袁創，王老虎（卽王大寶），劉龍圖（卽劉昉）。其他三人已忘記了。民國十八年我在廣東省立第二師範教書時，我又問一個女

學生，她說是郭之奇，黃奇遇，宋兆禴，許班王（即許國佐），劉龍圖，王老虎，李子長七人。我覺着她倆說的名字通錯誤，因爲李子長雖與王老虎劉龍圖兩人同是宋朝人，但李子長是南海的畫家，不是潮州人，這麼不能列爲潮州七賢；再說袁劉這個人，我遍查潮州府志，各縣縣志諸書都沒有此人的名字呢。又，王劉二人同是宋朝人，已如上述，而郭之奇，黃奇遇，宋兆禴，許班王四人則是明朝人，宋明兩朝，相離很遠，這麼也不能合爲潮州七賢；至於李子長這個名字，我疑係李士長（明崇禎己卯舉人）之誤，是根據潮州府志（註三）選舉表。或者李士長在當時是很著名的人物，也說不定。

民間傳說好像北方的黃藻子一樣，散飄各地，甲地流行此傳說，有時乙地或丙地也流行此傳說，這多是由民衆口中傳述出來的，自然很容易轉訛，如潮安流行的劉龍圖故事，以劉爲明朝人，名玄，父榮，潮州東津人，妻楊氏，子旭，特授北羅縣。（聞潮城李萬利刻的劉龍圖騎竹馬全歌，也同樣記此。）考潮州府志記「劉昉爲海陽

人，宋宣和甲辰進士，官龍圖閣學士，湖南安撫使，祀鄉賢。』又海陽縣志(註四)記『劉允字厚中，海陽人，宋紹聖丁丑進士，任循州戶曹，改知程鄉。子昉，龍圖閣學士。』這兩本書所記與民間傳說的「劉玄，明朝人，」「父榮，潮州東津人，」均差異，至「妻楊氏，子旭，特授北羅縣。」潮州志籍，都沒有記載呢。但民間傳說有時和志籍所記「差不遠」的也有，如「本集裏第四十九頁林大春的故事，有『後來林井丹成進士，做到浙江提學，那時潮州人材很盛，有七子的名稱。』所謂七子，卽民間傳說的嘉靖七子：(據潮陽某生述)薛宗鎧，翁萬達，黃國卿，(以上三人均揭陽人)林大欽，陳宗巖，(以上二人均潮安人)蕭端蒙，林大春。(以上二人均潮陽人)翁、蕭、二林、也有稱爲嘉靖四子。又民間傳說的後七賢(據鄉友某君述)爲：宋兆禴，郭之奇，黃奇遇，許班王，辜朝薦，羅萬傑(以上六人均揭陽人)謝元汴；(澄海人)合吳殿邦，(潮安人)爲潮州明代八俊。相傳這七個瀟洒的文人從京師回鄉，心滿意足，一路扮演漢劇爲樂，故潮諺有「宋生、郭旦、許淨、好腳色。」

一語。意思是宋扮小生，郭扮裝旦，許扮花面，都是好脚色。又傳一次，郭將扮演一浣衣婦，先一天，他就很早的起來，悄悄的隨在他的夫人後面，仿着行步，持着吊桶又跟她到溪邊，仿着她洗衣的樣兒，後來扮演這齣戲的時候，他的朋友門都喝采稱道。這是一段極有趣味的故事。卽此可見民間傳說的嘉靖七子，明後七賢，有時也有幾個偶然相同的。再考潮州府志選舉表載薛宗鎧爲嘉靖癸未的進士，翁萬達爲嘉靖丙戌的進士，林大欽爲嘉靖壬辰的狀元，蕭端蒙爲嘉靖辛丑的進士，黃國卿爲嘉靖甲辰的進士，陳宗巖爲嘉靖丁未的進士，林大春爲嘉靖庚戌的進士；而翁、蕭、二林、四人的文集裏，（註五）均有書札往返或詩文唱和，可知他們四人爲同時代的人物。同書又載宋兆禴，郭之奇，黃奇遇，辜朝薦四人爲崇禎戊辰的進士，（聞潮州大街有戊辰四俊坊）許國佐爲崇禎辛未的進士，羅萬傑爲崇禎甲戌的進士，謝元忭爲崇禎癸未的進士；而揭陽縣志（註六）及郭、許、兩人的詩文集等書裏，（註七）也每有宋、郭、黃、許、四人的書札詩文唱和的發見，再

王船山永曆實錄也略載郭黃兩人事，又可知他們四人爲同時代的人物。這可見民間傳說和志籍所記載的嘉靖七子，明後七賢，有時也有幾個相同的。

其實潮州前七賢，(卽宋代七賢) 鄉先正林大欽曾論列過，他謂：『……眞宗東巡，賦頌以陳災異，極詆時弊，若許申者，可以觀其忠介矣。南中諸縣，淸操一人，爲高宗之所嘉獎者，吾得張夔焉。而歲有凶歉，免民租，辨寃獄，若劉允者，可以觀其經濟矣。投匭論事，南歸讀易者，林巽也。觀其策忤權貴，屢拜不就，其直道事人者乎！文章學識，直言剛正者，王大寶也。觀其疏請恢復，懇建儲位，其亡身狥國者乎！事親至孝，爲鄉評所推者，盧侗之行誼不多見也。而居憂廬墓，爲二蘇所交遊者，吳復古之志趣超逸，豈多得哉！玆數君子者，出處雖不同，而正誼明道，皆足以植人倫，光史册，允爲吾潮之人傑也。』他們七人各有每個人的特色，總之都是迥出流表的人物。可惜他們的全相貌，編者只能在這册小集子寫個輪廓而已。

嘉靖七子，據潮州府志選舉表載嘉靖甲辰秦鳴雷榜的七進士：林光祖，黃國卿，郭維藩，陳昌言，（以上四人均揭陽人）章熙，蘇志仁，成子學。（以上三人均潮安人）州志雖沒有明言此七人爲嘉靖七子，但七人都是嘉靖甲辰同榜的進士，我意在當時的人們或許稱他們爲嘉靖甲辰七子，因爲年代久了，就變稱爲嘉靖七子呵。

明後七賢，（卽戊辰七賢）據潮州府志選舉表載崇禎戊辰劉若宰榜的八進士：宋兆綸，郭之奇，黃奇遇，辜朝薦，（以上四人均揭陽人）梁應龍，楊任斯，（以上二人均饒平人）陳所獻，（普寧人）李士淳（舊程鄉人）又據韓江聞見錄（註八）記此八人爲潮州明代戊辰八賢，亦稱潮州後八賢，同建坊於潮州大街云。考潮州漢族，約分「福佬」「客家」二系；宋、郭、黃、辜、梁、楊、陳、七人均爲福佬系的人，李士淳則爲客家系的人，想那時客家系的人，祇程鄉一縣，故福佬系的同榜七進士，便給人家稱爲後七賢了。

至於姚琛的故事裏所說的七賢，則係潮陽（潮州屬縣）的七賢，載潮州府志選舉

表：正德己卯潮陽舉人爲：鄭經哲，姚世郁，郭嘉賀，鄭經正，劉廣治，蔡嘉豪，周孚先七人。故事裏的「我你他」卽鄭經哲、姚世郁、郭嘉賀三人，「我阿哥」卽鄭經正，「劉阿哥」卽劉廣治，「草場蔡大哥」卽草場蔡嘉豪，「桃溪周四哥」卽桃溪周孚先：說這些話的人，卽鄭經哲是也。

不是趙先生的來函指問，恐怕我這篇序文，至今還未動手寫，現在我應該在這最後感謝趙先生一聲呵。

林培廬　二四，十二，二三，時客滬江

（註一）拙著「揭陽鄉土史」：『秦始皇時，使任囂趙佗平南越，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揭陽是南海的一縣，以五嶺之一得名，（秦戍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楊，揭陽。揭陽嶺，今名飛泉嶺。）卽前清潮州府治。』

（註二）趙德字天水，海陽人，是唐朝時代的一個品學兼優的進士。韓文公來潮州時候，很稱道他，說他「沈雅專靜，通經，能文章，」可做潮人之師。韓公設置潮州鄉校，特延他攝海陽尉，爲衙推官，專領鄉校的事。

（註三）潮州府志，周碩勳輯。

（註四）海陽縣志，吳道鎔纂修。

（註五）翁襄敏全集，翁萬達著·同野集，蕭端蒙著。東甫先生集，林大欽著·井丹詩文集，林大春著。

（註六）揭陽縣志，劉業勤纂修。續志，周易等纂輯。

（註七）宛在堂詩文集，郭之奇著。蜀紘集，百花洲堂集，許國佐著。古瀛詩苑，陳珏編。

（註八）韓江聞見錄，鄭昌時著。

潮州前七賢故事

潮州前七賢

許雒之，潮陽人。

吳子野，揭陽人。

張致堯，潮安人。

劉子厚，潮安人。

林巽之，潮安人。

王大寶，潮安人。

盧元伯，潮安人。

（上列七賢人合唐趙德爲潮州前八賢）

許申的故事

宋朝許申，生而穎異——書籍一經他過眼，即能終身不忘。他不但是潮州前七賢中首屈一指的人，而且是自有潮陽以來出身科甲者的一個開山老祖。

相傳他在布衣時代，以文受知於潮州通判陳堯佐，及陳改守惠州時，要他同往。一天夜裏，船泊博羅縣境的盤陀灣，這時，舵工雖然幾回擊柝報晚，而他們兩個，却還在談着閒天。

不知怎的，忽見岸上來了許多人馬，並有數騎，像煞有個事的指揮着說：

『奉姚娘命，今晚有丞相和漕使同宿此地，我們應該小心保護』說罷，連一個影兒都沒有了。

這一來，他們料得日後必能如其所說，不禁相對驚喜，但不知將來那個爲相；那個爲漕使而已。

到明天，他們登岸一行，以便探個仔細？果然，果然有一廟宇，中祀姚娘，詢問土人，才知道他是漢朝時候，河平間的一個居民的女兒，因她在生貞淑，爲鄉族所欽佩，及至死後，乃替她立廟於此。

後來，堯佐拜相，使人前來向她祭告；而許申也剛爲這路的轉運使。丞相和漕使的話，於此一字不差的實現！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

吳復古的故事

宋朝時候，潮州前七賢中趣味最爲清逸者，要算吳復古了。

當他不受父蔭，捨棄妻子築庵於潮陽麻田山中隱居時，雖然四方名士，暨一代公卿低首下心地向他問道。但在他，却一無所求，而東坡居士，尤其引他爲曠世知已——曾題其庵名「遠遊」；並替他作銘紀念。

及至東坡南遷不久，遇赦還朝，他因追送清遠峽，竟於途次病發辭世，東坡乃撰文祭他；然後歸葬於他的歲寒堂前。

相傳在紹興年間，海賊黎盛陷潮，親登開元寺塔指揮嘍囉焚燒刼掠，比見「遠遊庵」則說道：『那可不是子野隱士與東坡居士流連處麼？我們不要損他一草一木吧！』

於是，急麾左右前往傳令，因此，附近於麻田山的居民，才得賴以安全，其感人之深，有如是者，此賊倒也堪稱雅盜了！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

劉龍圖的故事

宋潮州前七賢中，又有一個姓劉名昉的，因爲官至龍圖閣學士；所以人家便稱他爲：「劉龍圖」！

相傳他在朝做官時，有個異人送給他一條竹馬——能够飛行空際——他於退朝之後，黃昏當兒，拉出竹馬跨上，那馬就發靑雲霧，一眨眼到他家裏而來；比及快要天亮，則又乘着他去上朝。

這樣的去去來來，他的母親是完全不知道的，不過，久後被劉媳婦房裏似乎

有人絮語，心中很爲疑惑，但恐怕是一時的錯覺，只得置之。

久而久之，已是聽得十分眞確，她老人家，再也不能隱忍下去了，至天明，乃詰她道：『我兒在朝事君，沒有回返，你房中夜來爲何有男人的聲音呢？』

她見婆婆已知，不敢欺騙；便據實稟知，她老人家不信地說：『旣然如此，那末等晚上他來了；你須告訴老身才是！』

天黑了，劉龍圖仍舊乘馬來了。她乃出來告稟婆婆。她老人家進房一瞧，果然是自己的兒子，除問明那竹馬的來歷之外，同時爲好奇心所驅使，便高高興興的跨在竹馬身上，看牠怎樣的飛？

糟了！女人的身體據說是不潔的；這麽一來，竟把竹馬弄壞失了靈驗。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

王老虎的故事

（一）

宋朝時候，潮州前七賢裏頭，有個姓王名大寶的尚書，爲人骨鯁——不畏權貴。

當他做諫議大夫時，正值金人入寇中原，要求割讓四郡，宰相湯思退，不特滿口應承，而且怕有反對者，竟暗使敵人，增派重兵脅廹！

他探知了個中底細，立即上疏劾其主和誤國，罪該斬首，以謝國人，思退自

料不免，落得驚悸而死！因此，人家就給他起個綽號叫：「王老虎」！

據說專制時代，各州，府，縣，每年照例是應該找些土產物品，去進貢朝廷的，他為免掉潮人的麻煩起見，所以，當皇帝問他「潮州有何種特產」時，他便奏說：『潮州頂出名的要算番薯！』

皇帝道：『這樣，你們潮州以後別的東西無須進，只有一味番薯就夠了！』他謝恩後，乃囑把許多薯皮拿來進貢，這是番薯！皇帝本來是深宮高拱，不辨菽麥的，對於薯皮更屬「素昧平生」，接着即要煮偏吃個歡暢。

誰料不改話，薯皮剛一入口，很覺不快！但自以為這是不合脾胃所致，於是倒下一道聖旨說：『潮州番薯免進』，這一來，我們潮州，永遠也用不着進貢了。

你道薯皮是什麼呢？原來是漁人用以染網的一種植物呀！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

（二）

宋朝的時候，潮州有個鄉村名叫月潭鄉的，有一個寡婦——她的丈夫，幾個月前才死去——和一個年約七來歲的小孩子。她們每天，以採薪縫衣得來的錢過日子。

有一次，她被鄰家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烟，她只得把氣出到竈頭去，大罵道：『我兒若是得進，你們就沒有救的日子了，看看老娘的手段。』她一面罵着，一面把竈頭用掃帚亂打着，氣紛紛亂罵個不休。

說亦好笑，那一晚司命帝君——竈頭，被她打得七零八落，急急走去報告玉帝，說她的種種無理處。玉帝在殿上聽了，便道：『這樣的一個賤婦，恕她的孩子是聖上，現在把他降做一個臣吧。』司命帝君領了聖旨，匆匆的出南天門，回到她的家裏，那時，他的孩子在石板上睡着，司命帝君便把他的骨骼，換做一個尋常人一樣的骨骼。她正在縫着衣，看見他睡在板上，亂個不住地轉着，她越看

越奇怪，不知怎樣了。她不禁喊道：『小寶貝起來吧。』這時，司命帝君把他的全身骨骼換好了，被她這一喊，吃了一驚，他不覺醒起來，答道：『媽媽，怎樣呢？』——可是他的腿骨還沒有換過，司命帝君沒法，只得回去覆旨了。

後來，這孩子，長成了，他的面子生了不少麻斑又帶灰赤色，看去和老虎的臉一樣，人家都喚他做王老虎；他的說話，很是有效，後來人家又叫他做「聖君嘴」，王老虎是宋朝的名臣，——前七賢之一。官做到諫議大夫的職。

（上述故事採自揭陽）

（三）

王老虎這個人，在潮州可算是一個極有名的人物。王老虎的出身不是和我們一般的，他是由棺木裏掘出來的，他的母親自肚裏有孕的時候，便生起大病來，不久便騎鶴西去了。自她死去後，她家人便把她埋葬，恰好埋着活地，這活地叫做龍喉地。她死後，仍是和在生一般的跑到猪肉店去買猪肉，那店主是和她很熟

的，也不知她的去世，只好把猪肉賣給她，她挪了猪肉就跑到坟裏去，交易了有個多月，那店主便跑到她家裏討數去。向她的家官說：『你媳婦和我賒猪肉，已經賒了個多月了，共欠我五元，望老人招呼。』『說什麽鬼話，她已經死去了，還和你買什麽猪肉，荒唐！』店主聽完，很失意的跑到店裏去。

到了明天，她仍然的跑到店賒猪肉，店主仍原的割給她。再跑到家裏去向太太說：『你說她死了，她今早又來割猪肉。』店主仍然的被太太失辱……

再隔了一天，他——便在後方跟她去了，到了坟上，她忽然地消逝去，已經沒有踪跡了。他便知她眞的是鬼，便叫了許多族人把她掘起，當他們預備要掘下的時候，她在坟裏嚷道：『慢些，待我頭髮梳好，才可。』他們不理她，努力的把她掘起，她已經死去了，只有她的兒子（王老虎）尙能活着，抱到家裏去養。這是他出身的一件奇事哩。

（上述故事採自揭陽）

潮州嘉靖四傻故事

潮州嘉靖四俊

蕭端蒙，潮陽人。

翁萬達，揭陽人。

林大欽，潮安人。

林井丹，潮陽人。

蕭端蒙的故事

（一）

赫赫有名的，一棍打死江西王的傳說中之蕭端蒙，他的故事，是多麼膾藉人口的。現在特舉幾則來說說：

蕭端蒙是潮陽在城人，他的父親蕭與成，是明初翰林院修撰，所以人們稱他倆爲父子翰林。當蕭端蒙幼年時在柳樹上戲耍，適逢人家娶新婦從柳樹下經過，他在樹上遠遠地看見新娘的轎頂有一隻猴子在那裏跳上跳下，很是奇怪。他一時

好奇心衝動了，就毫不客氣的等新婚轎到他的面前，就撩起褲來撒尿，那尿直衝過去，竟把那猴子驚得逃之夭夭了。

這尿雖然不算大，但已淋濕了好多抬着轎的苦力和僕役們；他們誰都惱得火起，幾乎要把他拿下來打個痛快，誰知這時有人認得他是翰林之子，忙阻大家不要動手，一面由一個老於世故點的去告訴老翰林。

老翰林聽了，也很生氣，連忙向大家陪個不是，並責問他的兒子，爲甚麼這樣的野蠻無理？

他受了父親的一頓責駡之後，就把看見轎頂猴子的話，一五一十的告訴父親。他的父親聽了，也很奇怪，心想「必然日子有點蹊蹺罷，」就拿了日歷來看，誰知不看猶可，一看之後，才知道這日是一個羅猴日。他驚得甚麼似的連忙問明娶親的日子是甚麼人取的？來人答是前某老欽天監先生取的。老翰林更加納罕，隨即命人叫某老欽天監來問話，問他『爲何取羅猴煞日給人家娶親？』老欽天監

不慌不忙的答道：『這日雖犯羅猴，但有吉星照耀，可以抵制使反凶化吉。』老翰林再問：『有甚麼吉星可以抵制呢？』他說『有文曲星在柳樹上抵制。』

老翰林聽罷，心中好不歡喜，原來兒子是文曲星，將來必定不是平常的了。那家娶新婦的人，也就轉惱爲喜，說出二十分感謝的話。

（二）

後來蕭端蒙入塾讀書了。他書質雖然不壞，但對於讀書一事很不喜歡的，他的先生嗔怪他多麼不用功，他却很討厭先生多麼過累贅。有一回，他肚子裏有點忍不住了，就題一首詩道：『小生一十五，見書如見虎，秦皇燒不盡，使我受此苦。』他的先生見他寫得這們直捷斬截，知他將來必成一個非常的人，也就不甚苦督他了。果然他後來由秀才而舉人，而進士，而翰林，一直做到監察御史，成爲一個很有名望的顯達者。

（三）

當蕭端蒙點翰林後，想新建一座太史第，就命人去請頂有名的寫字大家吳某寫「太史第」三字，但吳某這回却有點嚕囌了，他不特不肯寫，而且說出幾句譏諷的話，笑他們父子兩個翰林不會寫字。所以蕭端蒙也就不要吳某寫了。但是自己寫來寫去，寫了好幾次，總是寫不好。這麼一來，竟把他悶得要命了。

有一天，他高興起來，捧着酒杯，飲得大醉，他的寫字與同時也勃發了；卽命僮僕磨墨，將墨磨得有點濃黑了，遂縱筆於紙上大書「太史第」三字，寫後自己也覺得有點得意，就命人拿到吳某家裏給他賞識。吳某看後連聲喝采，並批八個字道：『酒後留筆，令人依依。』過後吳某對人說：『「太史第」三字雖寫得好，但是寫的人的年壽恐也不久了。因爲已是英華吐盡的緣故。』果然不久蕭端蒙爲了一棍打死江西王的事，也就以身殉職了。

（四）

史稱：宸濠稱兵南昌，爲王守仁擒誅通州。與潮陽民間的傳說，完全相反，

不是那末一回事。好在我們旣非歷史家，何必拘泥帶水，實事求是呢？現在，只得把我曾經聽過的寫出來就是了。

有明一代，潮邑蕭姓，聚族而居；一門父子，出了兩個翰林。那個多體面之新翰林未見世之前，老翰林早已退隱林泉，日與方士流連，以娛暮景。就中最稱莫逆的，要算西岩寺中的一個得道的主持和尙；這頭陀，一日雲遊去也，僅留個小沙彌，在看管岩寺而已。

說也奇怪！寺中所養的一隻老雄鷄，自從住持去後，竟作人言。每日常站在佛前叫道：『要死勸得死！要死勸得死！』的喊個不亦樂乎！小沙彌見牠天天這樣噪着，禁不住心頭無明業火一發，伸手向佛殿上拿了個磬，對準牠的命門擲去，這一擲，眞個天從「鷄」願，活活地給牠結果了生命，化陣烏雲朝着西北方飛去。

這時老和尙也剛剛歸來，查知了底細之後，屈指一算，驚呼道：『罪孽！罪

孽！這隻畜生在寺修行雖久，可惜急求解脫，今者駕雲西北，業已投生帝王之家。將來長大，封建江西爲王。這方人民，苦難堪矣！』

小沙彌見因一念之差，造下彌天大罪孽，慈心立時發現，乃對老和尚道：『自己做事自己當，弟子雖然過于鹵莽從事，然也是牠自尋死路；今旣遺害地方，弟子雖九死一生，情願前去除牠，望師父指示則個！』

老和尚聞言，歡喜道：『賢徒旣然具有這種心愿，不但沒有罪過，而且功德無量，勝造七級浮圖了。我有寶劍在此，你今夜可自裁奪；然後前去老翰林家投胎，以便見機行事，把牠除掉才是！』

且說老翰林，那天晚上，獨坐庭前觀書，忽見燈光之下，似乎有個小沙彌，闖進夫人房中而去，正在狐疑之際，裏面有着呱呱聲音。已而丫頭報道：『夫人產下，喜得少爺。』益加詫異！等明天，親至西岩探個究竟？老和尚只說：『小徒夜來暴卒』的話，而不告訴以個中消息。所以，老翰林雖知兒子是小沙彌來轉

世的，却不曉得原來是有一重公案咧！

曾幾何時，而這位小沙彌，已達入學年齡。老翰林便替他起個名兒，叫蕭端蒙，命入家塾唸書。其資質聰明，自不待說。只是有點怪癖，沒論作文或習字，末尾巴必要寫：『一板打死江西王』等字樣！塾師與老翰林瞧了這個光景，咸都驚的屁滚尿流，三番五次的告誡他不可造次，方免惹出亂子，他才罷休。你道江西王什麼人？就是横行當時的寧王朱宸濠呀！

後來，他點了翰林，奉旨巡按江西，目覩寧王多所不法；常奪民舍以廣起居；築崇台連城以擬帝闕；強取民間婦女八九百人，還嫌不够；並強令小百姓凡在婚嫁前一夕，新娘須進王府檢驗是否熟諳人事？違者誅戮備至。因此，民怨沸騰，控案山積。他到任不久，便計誘宸濠入按察衙，閉門嚴鞫，誰料一板打落屁股，不提卵孵胖大，竟把這隻老鷄精的睪丸，打溜出來！這重公案，才告結束。閭贛人感他恩德，迄今還有祠以祀之。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

翁萬達的故事

（一）

翁萬達，揭陽人，明嘉靖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出爲梧州知府，聲績大著。旋擢廣西副使，專辦安南事。他的功業詳明史卷一百九十八列傳。他的故事很多，爲邑中婦孺所樂道。今述數則於下：

萬達嘗在梅崗庵讀書。一天在他的歸途裏有一條坑梗阻去路，適路邊有一座伯爺宮，他在無法中，便把伯爺拿去作腳踏，以便越過此坑，後來鄉人們經過此

地。看見塗塑的伯爺被人放在坑裏，便很驚惶的把伯爺請起來，但是伯爺官職小，萬達官職大，所以他不敢起來。伯爺向衆人說：『除非翁大人的父親命是不敢起來的。』因此萬達的父親便叫大家請伯爺起來。

又一次，他的父親，担米給萬達的時候，庵內有隻雞跳入他的籃內。這時僧人正在那裏找不着雞，以爲一定是萬達的父親掠去。便向萬達的父親討雞。萬達的父親莫明其妙，就爭吵起來。後來萬達的父親跪在佛像面前，發誓道：『如有掠庵內的雞，立時着折脚骨，不能出庵門。』言訖果應誓言。但萬達以爲他的父親無罪被誣，故發誓道：『吾萬達如能寸進，必毀此庵，才消吾心頭恨。』後來他貴顯了，回到家鄉時便把此庵寺毀掉去。傳說當時庵內的佛像被他驚走無踪。

又一次萬達被他的同郎丈——林大欽請至翰林院坐談。那時大欽以上禮開中門迎接他。院中的人問大欽道：『今天請什麼人？這樣隆重呢？』大欽答道：『翁進士。』院中人都說：『小小進士，何用這樣隆重呢？』時萬達已進入門內，

聽見這話不禁怒氣冲天。此後便棄文就武，後果戰功，官至廣西副使。貴顯時就把前回辱他的十八翰林殺掉，以滌前羞。

那回的皇帝相傳是劉備轉生。有一次，皇宮失火，在很危急中，皇帝看見天空中，有一人在那兒救火。帝問：『救火何人？』那人答：『救火者你二弟——雲長。』帝又問：『三弟在何地？』曰，『三弟把守三邊。』因此皇帝就召萬達入京享樂。萬達自殺諸翰林後，心虛胆喪很怕朝廷罪己，故皇帝雖召他，他終不敢上京，皇帝爲兄弟情廹切故下詔催萬達上京愈急，萬達不得已，就假死來京，將活人直躺在棺材裏，而棺內雕窗，藉以通空氣，在萬達的意思以爲如若加封，就入朝見駕，反之則說人已死了。誰知行至中途，天降大雨，抬工都各走上避雨。把棺抛在道上，積水多時便浸入棺裏，致空氣隔絕，萬達死于途中。故俗說：『翁萬達生把三邊，死塞三河。』

（上述故事採自揭陽）

（按添鎮君這段故事末後與北京兒童週刊王馥琴君的『關羽的傳說』及北新出版的列代名人趣事，顧保琛的『顧村庵的故事』大同小異，讀者可參考。盧）

（二）

關於翁萬達斬十八翰林的故事，民間流傳得很普遍。現在據我所聞的，寫出來給願意要知道的人看；至少可作消閒之一助也——我以爲。

他是揭陽人，字仁夫，明朝嘉靖間的一個進士。那日，他夫人的娘家，不知什麽喜事請他去吃酒。可是入席時，那第一把交椅，坐着一位未曾認識的青年人。他心裏老不高興起來，及經過岳父的介紹，才知道姓林名大欽，在那兒充當西賓。他以爲不過是個小小的教書先生，有多大本領，竟敢毫沒客氣，公然坐着東一位！便想使其丟臉道：『我想有酒不可無對，先生能答我對乎？』林大欽從容答道：『雖不敢曰能，但願聞其教！』他這時，觸目見桌上有的是蟹羹，蝦片。乃唸道：『叉手盤，鞠躬蝦；今日敢來陪進士？』林大欽毫不介意的答道：『揚

爪龍，展翼鳳；他年要去侍至尊。』他見其口氣高超，預料將來功名必在自家之上。不特表示佩服；並且教岳父妻以小姨。他們從此，便結成姻婭了。

且說，李鐵拐仙，正在瑤池天上給阿母燒水泡茶。忽動塵念而問她道；『人世間腦袋和頸告別的滋味，不知怎………？』話還未了，已是被謫下凡。投胎去做他貴本家的一個單丁子了。眞是慧根種在生前，他出世後，却是聰明得很！不上十八歲，便入學，中舉，點翰林。而雉鷄毛兒的彎彎兒，好不威風！這暫按下，回頭再說翁萬達了。

他因在京候選，聽知林大欽中了狀元。喜得過去料人不錯，馬上跑進翰林院來道個喜。林狀元一見是他，乃降階相迎。那個姓李的翰林，瞧見院長這樣恭而且敬，也不得不屈尊招待。及至通了寒暄，才知道他是個進士出身：登時就扳起冷面孔給他看。這也罷！還自言自語的道：『我誤叫是什麼？原來是個柴頭進士！』他忍不住氣答道：『海水闊闊，船頭有時還會相碰哩！』那翰林更不讓留

地步道：『碰呢待你碰！難道碰到俺這翰林院內不成？』只這一來，羞得他兩隻耳朵都紅起來！心裏頭就埋下『此仇不報非丈夫也』的意念了！

『不是冤家不聚首，』古人不欺我們！湊巧「俺答」入寇，朝內無良將禦之。皇帝急得出榜招賢，爲國家用。他乃乘此棄文就武，前去應徵。皇帝一見大悅，立拜他爲太師，總督西征軍務大元帥！並問他安邦定國之法？他奏道：『俺答鼠寇，臣能一鼓蕩平；但新科李翰林年少英俊非他隨軍解糧不辦！』皇帝准奏，倒下一道聖旨，往翰林院召見。那李翰林，自知碰着冤大頭，此去凶多吉少！不禁以頭叩地奏道：『臣乃一個書生，力難勝任，望主鑒原！』皇帝聞奏，對翁萬達一望。他只得再行奏道：『朝廷多故，凡屬臣民，自應竭盡其忠，爲國宣勞。若論出處，臣何嘗不是書生？』皇帝見他奏的有道理；而且事在必行，于是乎派這翰林去做解糧官，聽他調遣！

他旣達了目的，卽帥軍士，浩浩蕩蕩望着山西方面出發。果然馬到成功，一

路勢如破竹；賊寇瞧着旗幟，咸都驚呼：『翁大帥來矣！』愴惶引去；然而他却跟踪追勦，殺得他們片甲不留。公事完了，給李翰林個貽誤軍機之名，砍了腦袋。奇怪得很！當其身首異處的時候，那顆落在地上的頭顱，還會說：『刀落頭顱斷，寒冷如冰霜。疼痛三千里，此刑不忍當。』的話。但上界的李鐵拐，嚇得屁滾尿流！一覺醒來，見天上壺水未乾，而人間已是十八年。才知道原來是一場仙夢！

他自從借故斬了這十八歲的少年新科翰林之後，很是持心吊胆，怕給皇帝察知，吃罪不起。方才岌岌不安之時，皇帝聞他平了賊寇，功不在小，歡喜得不容他班師回朝，急倒一道金牌召他進京。他因疑心生鬼，誤爲大禍臨頭；乃詐稱病歿，只得异棺見駕，然而誠恐悶死棺中，于底板鑿個圓孔，以便出氣及進食。並創設兩隻短凳，爲途中架棺之用。他所以如此者，原擬見了駕，皇帝若是好意，則打開棺蓋說返魂；如果爲斬翰林之事，問他殺人之罪，便可省去活受刑戮之

苦。誰料天不作美，半路上狂風暴雨交作，舁夫把棺卸於凳上，自去躲避。等到風平雨霽，地面水積數尺，他竟活活的淹死矣。

皇帝知了這個端的，很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慨！痛悼不止，諡爲襄毅。

（按世蘭君這段故事，與民間的歌冊——翁萬達全歌，有點不同。就是歌冊中的十八歲翰林不是姓李，是姓鄭名廷芳，澄海人。錄此以告讀者。盧）

（三）

揭陽翁大司馬萬達，幼時，入塾讀書，路過一土地廟，土地神常爲起立。夜間，萬達之父夢見土地神告他道：『令郎日後是會貴顯的，我官職比他小，他過廟前時，我不得不爲行禮。但是我老了，坐站不大方便，請你告訴令郎，以後改道往別處去吧。』萬達之父醒時，覺得有點奇異，便也吩咐兒子道：『你以後不要向某地的土地廟走過了，這是昨夜土地神囑託我的。』萬達聽了，口頭雖然答

應，心裏覺很怪土地神多事。到了上學時候，便逕入土地廟指著泥像罵道：『我從這裏走過，干你甚事？你却來干涉我！』說罷，就恨恨地把牠的鬚掇下來，說道：『我且罰你一罰，看你怎樣！』

夜間，萬達之父夢見土地神更形狼狽，似怨似訴地道：『咳！我不該向你求情，那知令郎今日變起臉來，把我的鬚掇去了！』萬達之父向牠一看，果然土地神已沒有鬚了。他不覺驚醒來，天明之後，究問萬達，知道確有這回事，便把他申責一番。

萬達這時更不滿意了，他瞞着父親又把土地神倒臥地上給人們踐踏，他說：『你這老東西，今夜可不能到我父親那裏去告訴了！』誰知這天夜間土地神又去哭訴給萬達的父親聽，說：『你兒子越鬧越兇，把我置路上，害我給人踐踏得快要粉碎了。』萬達之父聽了，心裏尤更難過！明天，便重責了兒子，責備他把神像安好去。這一回，萬達可不能不應命了，但心裏更懷恨得很！

再過數天，翁萬達從土地廟經過，適逢天下大雨河水奔上岸來，他便把土地神擲入河裏，指着罵道：『現在教你去北口外充軍吧。』後來翁萬達中了進士，官做到三邊大總制，到了三邊，偶過一土地廟，見廟裏的土地像和少時鄉裏祀的一樣，才明白牠果被他逐來那裏，所以現在潮語罵人的，有『北口外充軍』這一句話。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

林大欽的故事

（一）

林大欽是一個很能做詩文的人，這無論何人都知道的。但當時有一位官吏，在潮州已做了三年的官。有一次，朝廷派了一個人，到各處巡視各官吏的才能。那人來到潮州的時候，對那潮州官吏說：『你是爲民父母，自然你的才能勝平常人萬倍的，但無論如何，我要出了一個對給你對，若對中了便罷，倘若對不中，你立刻便要離開這地方。』說能手指那守夜的更鼓說：『「東樓一（註一）西樓

二，更鼓朦朧，朦朧鼓更。」這對限你三日內答完。』

這時，那位官吏，便趦趄地回到衙裏。心裏很憂愁的，向那差役道：『你知這裏什麽人能做對呢？』那差役答道：『除林大欽外沒有什麽人了。』說完，這官吏便下命令召林大欽來衙問話，那知差役到林大欽家裏，大欽不打理他，後來給差役廹了，便從容對他說道：『我沒有犯什麽法，任他怎樣的皇命，吾也不去的。』這差役無奈何，只好把這話回那官吏了。後來這官吏沒有方法，只好在天明的時候，獨自一人跑到林大欽家裏去。這時大欽正在那裏用功，見他進來，便和他攀談。這官吏見他沒有談到對詩的事，心裏非常着急，便把以前的事和大欽說了。林大欽道：『這有什麽難處？』他道：『這幾句對子要怎樣的對呢？』這時林大欽隨口唸道：『南斗六（註二）北斗七，燦爛星晨，星晨燦爛。』他聽了，拍掌稱贊不已。

（上述故事採自豐順）

（註一）東樓一，卽是東方守更的樓上打一更也。

（註二）南斗，星名也。卽天空中南斗星有六粒也。

（二）

林大欽是潮州的一個「狀元」。可是他少時家裏很貧，沒有錢買鞋子。他的父母又不忍兒子失學，所以要入學的時候，就買雙屐子給他穿，然而普通屐子的上面，是欉繩結成的；他因爲世俗習慣，是以紅色爲吉祥，所以他改頭換面，以紅皮代替欉繩，算和平常表示分別。

他穿着屐子，要跑到書齋裏去，恰巧在路上碰着個寓文藝於賭博的人兒，標着一句『雄鷄頭上髻』的對子，給人們對：對得着的，那隻雄鷄就是勝利的獎品；若對錯了，就算輸了一文錢。林大欽看一看之後，心裏頭就想到有一句可以對得上的。他的手就下意識地在荷包上摸一摸，剛巧摸到一文錢，就想和他打賭。於是一頭放下錢，一頭說『牝羊項下鬚』，好不好對，那設賭的點一點頭，表示對

着的意思。那隻勝利品就給林大欽抱去了。

他歡歡喜喜的抱着雄雞，拖着紅皮屐，跑到書齋去。後人因爲他占了「鰲頭」，很想子弟能够和他一樣，所以也模彷他的樣子，這就是入學穿紅皮屐和抱雄雞的一點來歷。

（上述故事採自揭陽棉湖）

（三）

明朝時代，潮人以文字得狀元者，僅林大欽一人而已。但是林大欽的命運，却有點不美。他做童生時，在揭陽縣考了好幾次俱考不得一個生員。後來轉到潮陽縣赴試，方纔得售，所以我們潮州有句俗語道：『揭陽知縣沒眼睛，狀元取無個庠生。』他在得了庠生之後，曾一次因醉衝犯潮州知府的前導，知府問他的名姓，知是縣屬的生員，便出對道：『白面書生，腹裏暗藏春色。』他便對道：『黃堂太守，胸中明察秋毫。』知府聽了，很是歡喜，便寬宥他。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

（四）

他弱冠時，往外鄉教書，行經一村，天已昏黑，因而向那村人借宿一夜，沒有一人肯答應他，惹得他氣憤憤的說：『黃山腳牛，唔識大鳥，』那村人聽了他這話，說道：『你既是讀書人，果能將這八個字做每句的句首作成一首八句的詩，才允你來這裏寄宿。』因那時各地盜賊甚多，故村人不肯給他借宿。他聽後隨口念道：『黃昏行來到此間，山路崎嶇步艱難，腳酸手軟行不得，牛羊歸巢客心寒，唔嘗交結路朋友，識讀詩書亦枉然，大鵬飛過庭前樹，鳥巢棲鳳有何妨？』那村人聽罷都佩服，所以才肯給他借宿一宵。

（五）

從前一中了狀元，皇上就賜他遊街三天，林大欽也不能例外了。當他遊街時；皇后在皇宮樓上看他，他又少年，又多才，臉子又長得漂亮，這種人，誰不歡迎他呢？皇后很愛憐他，他行過時，她就喊着他的名字，意思是叫他轉過臉子

來給她欣賞一下。大欽聽着皇后喊他，要回頭去，恐歹人揑造他的謠言，到皇上跟前說他看皇后，希圖吊她的膀子，那末，頭兒就要脫落了；要不回頭，又怕得罪了皇后，生命也是難保。於是很聰明的青年狀元爺，立刻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來；頭兒不回，單把帽兒的正面轉向到腦後向着皇后。這樣就算見了她了，因爲帽是皇后賜的，且可以代表他的身分。皇后看見，也就知道他意思，心內讚他聰明，口中不覺就說出：『這個短命仔眞聰明！』人說：他的短命，是因皇后這句話的應驗。

（上述故事採自揭陽）

（六）

林大欽是明末的一個狀元，他生長在潮州的東莆區山兜鄉；當他中狀元的時候，不但鄉里的人都歡喜够了不得，就是在潮州人當時也都認爲一種無限光榮，惟有他近鄉的一個船夫，很不尊敬他，同時看他的年紀很輕，所以就看他不起。

當林大欽中狀元回鄉後，有一天他要到隔河的地方，去拜訪他的同學，照例要搭橫渡才能過河，恰巧那天遇着了那近鄉的船夫，他看見林大欽要坐他的船，就大不願意載他，但是，他是一個狀元爺，又無法子不載他過去，這無非是怕他的勢力，那船夫就想出一個對要來試試他，他就向林大欽說：『你旣是狀元爺，必然才高八斗，我如今有一個對子，你如果對得好，我就不要你的錢，載你過去，不然，你多多錢給我，我都不願意載你。』林大欽無法只得叫他說出來聽，那船夫道：『南瓜載西瓜，遇東風打入北港。』林大欽聽罷，一時用盡腦力思索，都想不出對得上的句子，因爲這十二個字中，要含有四件事物，又不好意思回去，恐怕失了狀元面子，正在徘徊思索的當兒，恰好對面有一個少婦在向她的女婢說：『夏蓮你去拿隻春籃（註）上來，盛些冬蟹送去秋溪』林大欽聽着就觸景生情，馬上向那船夫道：『對了，「春籃盛冬蟹，命夏蓮送去秋溪」好不好？』那船夫拍手稱絕！就載他過去了。

（上述故事採自潮安）

（註）春籃是一種精緻的籃子

（七）

林大欽從小的時候，有一件寶貝是他所最得心的。這件寶貝究竟是什麽呢？就是他家裏飼着的一隻鳩鳥。他每當回家的時候，必要和牠玩耍，所以這隻鳩鳥就是他唯一的寶貝了。

他的父親是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人，所以每年早晚稻登場的時候，必要還好多粟與地主。

有一次，有一地主到他家裏討粟，林大欽正出外，沒在家裏的時候，地主見他飼的鳩鳥很美麗，便問他的父親：『這隻鳥是誰飼的？』他的父親說：『這是我的小兒飼的：你既愛牠，就送給你吧。』地主歡天喜地的帶回家裏。林大欽返家見鳩鳥沒在，便問他的父親，始知其來歷，即忙跑到地主家去。地主問道：

『你要拿回你的鳥嗎？』他答道：『是的』。接着地主說：『這是你父親送我的，本來不還你，不過你既來討，我出一個對給你對，你如果會對便還你，否則請勿妄想吧。』他答道：『很好！很好！』這時正當中午的時節，僕人恰巧擎着一盤魚來，地主說：『盤魚難出海』這話剛說完，林大欽一手便到籠裏拿着鳥，答：『籠鳥易歸巢』地主稱贊不已。

又一次，林大欽在試場中，知道這考官很詼諧，他的考卷畫了一叢梅，寫下幾句詩：『小兒未有才，父母喚我來，文章我未做，梅花來進前。』結果這次的考試，林大欽被取爲冠軍。

（八）

林大欽是我們潮州最有名的人，同時是短促夭壽的狀元兒，說鬼話，是什麼山兜的伯爺再世，生前把人間汗牛塞屋的書籍，都讀在肚裏，所以賢過一世，不學而能的，他的智識，自然和尋常不同。有一次，兩個舉人，名字聽過已經忘記

了，他們兄弟得着一塊遺書，那塊遺書寫着：『水流牛糞塔，山兜出狀元』的字，他們倆想道：『山兜的賢人很少，除我們兄弟以外，其他更沒有賢人了，狀元難道不是我們的嗎？』所以起了這個念頭，連忙喚着工人，一五一十的把人家的田地掘成一溪，向着牛糞塔流去，不左不右，剛剛那條溪，必從他的孀母的一片田地經過，欽的孀母，這一片田地，是僱着人家耕種，如今旣被薛家兄弟掘開，看官你道她要墜落了無情的珠淚嗎？自然她時常悽慨，當他看見他孀母這麼的悲悽和哀憐，便問道：『孀母爲什麼這樣的悽悲』。他的孀母說：『奴呀！奴呀！可悲的你還是黃口孺子，和你說是沒有效果的。』說着，眼眶裏的珠淚早已下個不住，大欽更詫異的再三駁問，他的孀母仍是半呑半吐的不肯和他說，後來被迫不過，才說給他知道。大欽聽了這話，便道『孀母不足介意，只要有一棵柑兒，和一雙鞋兒，便包管了解這件事』。『哈哈！好玩皮可詫異的小孩子！怎樣說出這話來。』便無意的買給他，大欽便一直跑到舉人的門第，大喝道：『薛某開中門

出來迎接。』薛家兄弟喚人，命他進來，看他要作什麽勾當，大欽進後，放着柑兒道：『一點微埋望你允情』然後說些閒話，當大欽進入後，薛家兄弟喚人挑了幾擔泥土，倒在大門口兒，預備他入的時候從着中門，出的時候，若如果不敢從大門經過，便一直的把他處死。大欽談畢出，看見這樣光景，便把自家所穿的新紅鞋，蹈在泥土中道：『紅鞋換黑靴』同時薛家兄弟送出的時候，聽了這話，暗想道：『嗳唷！怎樣的小子，就說出這話來。』自己打定了主意，便道：『早出日頭無好天』，欽知道有意取笑他，接着便道：『日落西山無久時。』薛家兄弟聽了，口呿舌撟，後來便不敢掘他的田，不但如此，還請把狀元的兩個字愼審愼審些罷。

（上述故事採自揭陽）

（九）

明朝，揭陽林大欽，文章詞賦，冠絕當時，嘉靖十一年壬辰赴科試，名標榜首，爲潮州文人生色不少，惜昊天不弔，年少夭折，誠爲恨事！其生平軼事之流

傳於民間談爲佳話者至夥。余憶友人言，大欽曾與某學生遊某山之古刹，方至門外，見上有匾額曰「竹寺」，字若斗大，兩旁各具泥塑之兩金剛，猙獰雄偉，學士睨之而出對云：『竹寺等嗏，雙手拜四維羅漢：』邀大欽聯之，大欽構思良久，而苦無以對。旋拾級而登至一月門，憩坐是地，俯瞰萬山，大小凹凸，蔚然壯觀。大欽偶爾觸懷乃曰：『月門閒坐，山山出大小尖峯。』言已，相鼓掌而笑。

又其衣錦回里時，道經閩省上杭縣，先是前邑令離任時曾題隻聯於白水漈以留別，聯云：『白水漈頭白屋白雞啼白晝。』數年無有對者。以是，縣人乃擱而求爲對，大欽不得已，因問以全邑地名，恰有一謂黃泥壠者，遂笑而援筆書曰：『黃泥壠口黃家黃犬吠黃昏。』妙手巧奪天工，令人爲之擊節而嘆賞！

（按亞盧君這段故事，八閩志有記載。盧。）

又其衣錦回鄉時，閭里間大宴父老，其童時蒙師亦在座。童蒙師者，于昔之風俗則比長時所師者更應敬之，以此誨我于冥頑之時也。故凡宴席以及其他者必

坐首座，大欽以往事渺茫，故不察，而是蒙師癢之而不語，至席半，乃出一對求屬，大欽頓憶昔事，忙爲陪失檢之罪，無如蒙師甚堅執，遂應之，乃高誦曰：『目中有睛（曾）子，鼻中有孔子，曾子門徒，孔子學師，曾子何以居孔子上？』大欽莞爾冷然曰：『眼上生眉毛！唇上生鬚髮，眉毛先生，鬚髮後種，眉毛可是無鬚髮長。』蒙師始服！

又他爲某地主考官，日暮渡漢水而無船，蘆葦中只一漁翁所划之小舟而已，因上前求渡，並述彼係主考。漁翁則笑曰：『既爲主考，諒屬高才。老朽生平有一對，苦莫以屬，願對之，則爲渡，不然則否！』他點首。翁遂指舟末插舵之孔曰：『孔子生舟末（周末）』他絞腸苦思莫可對，會天佈黑雲，電光閃閃，一電自漢水轟轟而起，乃恍然觸景答曰：『光舞（光武）起漢中』此亦可爲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

（上述故事採自瀏陽）

（十）

林大欽未及第時，有一夜往廁所上廁，天是昏暗得辨不出路來，他只得提着燈照路。到了廁所，蹲下以後，因爲那裏很崎嶇，苦無相當地點來安放燈火，忽然瞥見廁旁有一大石，石上很平，便將燈置石上，然後舉行其『大便小便，從君之便』的工作。正在雙管齊下間，忽察出燈下的大石，並非大石，是一個大鬼的頭。那時他並不驚訝，只勾當公事之後，將燈提起，徐徐笑着說：『小鬼好大頭』那鬼也站起來道：『大人好大膽』，說罷，便不見了。

（上述故事採自揭陽）

（十一）

時間像野馬般跑過去，他唸書唸到十五六歲的光景，經濟先生便不許他繼續的唸下去。他只得一肩書囊，飄飄然到鄉下去教書了。

那知『和尚拜丈母第一遭』，他剛一進門，東家瞧見他這們年青，居然要來

爲人師表，心裏頭委實有些過不去。於是，抓了一個難題難倒他道：『我們這兒有一「銀湖院」，院後長着許多「虎耳草」，我曾要擬一對子，只是想了一句出語，而對語至今還是想不來。請先生給我代對吧！』

他道：『出語怎麼說呢？』東家說：

『銀湖院後虎耳草』，他聽了笑笑的說：『你們這裏不遠，不是有一個地方叫「金石宮」嗎？聽說那兒的「龍眼」也很多，你何不借他來對呢？』說到這裏，東家還不會意。他接着已唸出：

『金石宮前龍眼花』，七個字來，東家心裏佩服他對得工巧，從此才不敢小覷他。

（十二）

是在開館之日，東家照例請先生吃酒席；又照例請些體面人物到來陪伴；而入席時東一位又照例是輪着先生坐的。因此，他便老不客氣的望東一位坐下。可

是那些陪飲的人有一個叫翁萬達的，見他如此闊氣，很不滿意，遂唸一句出語來暗射他道：

『燭火騰騰，如虎弄舌』，他聽後，覺得語出有因，也不示弱，應聲答道：

『香烟裊裊，似龍翻身』。翁見他口氣不凡，料他將來必會長進。所以，當席即介紹正在深閨待字的姨子，許給他做未婚妻。

年復一年，他是要進京去考取功名了。那時候潮人到京城去的，據說應該打從福建。所以，當他道出上杭之際，有人告訴他上縣的「白水漈」，夜晚是不可趕路的。因爲從前有一士人，也是要往京求名，來到那邊，不知怎的，觸景生情地哼出一隻出語來。但是，自己一時對不來，就激死在那裏。於是鬼魂不散，每夜在唸着那隻出語。弄得一般過路的人，到了天黑時，不敢經過。必須在「黃泥壠」地方投宿，等待天明，方才趕路。

他聽到「黃泥壠」三字，越發不在意下。那夜便冒冒失失望「白水漈」而來。

果然一到那兒，忽然聽見有一種凄厲的聲音，叫着：

『白水漈頭，白屋白鷄啼白晝』他料知是那鬼物在作祟，乃大着膽子答道：

『黃泥壠口，黃家黃犬吠黃昏』。他剛唸畢，那鬼便長嘯一聲而去。

（十四）

後來他狀元上身，馬上打道回府，路中行經一個鄉村，瞧見有個鄉村姑娘，在河灘裏面淘米。那對雪白的脚兒使他一見是會消魂的。他乃自作多情似的，露出點惜玉憐香的意思來道：

『一雙玉箸插銀河，紅裙綠袴映碧波；狀元榜眼你不嫁，情願嫁給種田哥！』

那姑娘見他雖然像個狀元模樣而誇起這般口氣，並且有意相嘲，乃給他個沒趣說：

『狀元頭上戴烏紗，十年八載不回家；雖然嫁給農夫壻，日來耕種夜來回。』

他見挑她不動，作更進步的威嚇道：

『我家住在潮州城，斧頭鑿子路上行，取得千年老松柏，取得心中一塊名。』

她見他越來越不規矩，氣得圓睜杏眼，橫豎柳眉道：

『我家住在大路邊，內有火爐共鐵鉗，任你鋼水有若硬，來我爐中軟如糕。』

這時，他曉得她是不可惹的傢伙，才肯搭喪而行。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

（註）含有松香質的柴心，潮語叫『名』。糯米粉做的糕團，潮語叫『糕』。鐵器的硬度，潮語叫『鋼水』。

林大春的故事

（一）

潮陽林大春三四歲時，不能言，母以爲啞，徐探其舌，視之，赤如丹，後來會說話了，竟咄咄說出驚人的話來。稍長，和羣兒游河中，得一顆玉，歸家時交給父親，父親見玉上刻的多古文，不能辨是什麽，但覺來得有點湊巧，很是喜歡。林大春長了，讀古書，見書裏有人名「井丹字大椿」的這字，恰和己名一樣：因把其名爲字，人們遂稱他爲林井丹先生。但也有說林井丹在河中得的是寶珠，

不是玉印。他得了寶珠之後，人們爭來奪取，他索性把珠吞了。他本是啞子，自從吞珠之後，竟會說出話了。這兩說不知孰是，現在且不要計較他。

林井丹少年時，曾到江西去替人入場捉刀，那時江西的一班捉刀者，很嫉忌他，便貼字駡他道：『東烏西飛，滿地鳳凰難下足。』他卽對道：『南龍北躍，一江魚鼈盡低頭。』

後來林井丹成進士，做到浙江提學，那時潮州人材很盛，有七子的名稱。適逢一個姓尺的宗師，來潮主考，他偏不服，出對譏誚他道：『七鴨浮江，數數三雙一隻。』林井丹卽轉人對他道：『尺魚戲沼，量量九寸十分。』尺宗師見了，才赧然不敢再說。

但是林井丹也有一次吃虧，當他在浙江提學時，因該地學生有點不愜他意，於課士時，出題云：『黿鼉魚鼈生焉』這明明是暗駡他們像黿鼉魚鼈一般了。那時有個文人到也乖覺，便提筆寫破題道：『黿鼉魚鼈之生，由潮來也。』其餘文

字，也頗精當。林井丹閱了，竟沒奈他何。

（二）

他是潮陽縣新街人，字石洲，號井丹，大春則其名也！相傳他初出娘胎的時候，落地不哭不則聲，因此他的令尊，以爲太過不祥瑞，縱令撫養成人，也不外是個啞巴子，沒有出色的廢人，于是下了一個萬二分的決心，等到有天無日頭的夜晚，靜悄悄地抱來丟在十字街頭，教他自己去自生自滅，以免累贅了人。

閻羅包老註他命運未該終，其令堂則以爲有生只這塊肉，竟巴巴的去掉了，好不心疼，乃瞞住丈夫，命個丫鬟暗中抱回外婆家去寄養。俾得將來可以傳宗接代，奉祀香煙，也強索似孤老半世！然而糟糕的很！這小怪物雖然徼天之倖，不致終成棄兒，但那兩個眼睛，已給助紂爲虐的老鼠，嚙去一隻了！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他居然十個足歲了，只因不會說話，人家便叫他做阿啞！這一天，塔館前地方，有人在鑿井；掘着一顆玲瓏的石珠。許多

工人們，一時歡喜得你也拿來傳觀；我也拿來賞鑑！正在把玩得出神的時候，他冷不防伸手搶了，納入嘴中而走。他們見他這樣子，馬上追去奪回，及至到他外婆家中，那顆珠被他一個不小心，吞下肚子裏去。他們嚷着道：『你阿啞，無故搶俺一粒珠，快快叫他拿來還吧！』他怕鬧出亂子，乃情不自禁的詭辯道，『我無！我無！』這一來，他外婆眞個歡喜之至！賠好話，並花些鈔賞了他們；然後報知他的生身爹娘，他父親聞此消息，才知道有這一會事！只得領回家中，給他入塾讀書，誰知他這獨隻眼，同時能夠觀書七行；而且過眼不忘，讀不上幾個年頭，便進步得很驚人，一躍而中嘉靖庚戌科的進士！

從此，他已一帆風順，累擢副使，督學浙江。所到的地方，人民沒有不起立致敬者！惟有一個操屠業的人，見着他那副尊容，既不甚揚，又少一目，遂不把他放在心中，因此，只管坐在櫃前寫賬，不站起來致敬！他以其小覷自己，下轎跑進店裏，拿本簿看了一遍，遂取火把它燒成灰燼。那個人以一生財產，都在這

本簿裏，今竟化爲烏有，急得親爹娘親公媽的哭求他償價，他不過是有意展一展本領、使他輸服；故取簿筆，另行寫成新的付還，那人檢見自起至終的年，月，日，與原，收，出，存；一切數目沒有半點兒錯！驚爲神人，才佩服得五體投地呢！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

潮州後七賢故事

潮州後七賢

宋光禴，揭陽戊辰四俊之一。

郭之奇，揭陽戊辰四俊之一。

黃奇遇，揭陽戊辰四俊之一。

辜朝薦，揭陽戊辰四俊之一。

梁應龍，饒平人。

楊任斯，饒平人。

陳所獻，普寧人。

（上列七人合程鄉李士淳為潮州後八賢。）

潮州後七賢的故事

當郭之奇要上京赴試，同行者總共七人，——大概就是後七賢罷——路經太倉地方，莊主見他們要上京赴試，因爲我們潮州在宋朝的時候，嘗出過了七個賢人，聲名很好，現在他們又恰巧是七人，便有幾分看重他們；可是，他們都很驕矜，把太倉王姓的小村莊瞧不上眼，所以莊主大不滿意，就命他的兒子，——新科狀元，裝扮做僮僕，來捧茶敬他們。

之奇見這僮僕舉動非凡，知道他是不俗，便問莊主道：『這位是誰？』

莊主答道：

『小兒！前科幸中榜首，今特命來捧茶敬客，望祈指教！』

之奇聽了，心慌意亂，知道來勢不佳，忙用眼，表示他們同行者，卽速起程。

他們就向莊主辭行，莊主那裏肯，裝得很客氣的再三挽留；他們不得已便給他留住用膳了。

莊主和他們七人，合凑八個人兒；正圍着桌子坐下。廚房裏最先便進出一個沒有眼睛夠做的豬首出來。

之奇一見，知道他的用意不淺；便拿着筷子站起來說道：

『無眼看不起太倉王！』說完用筷子向豬首一點，點了一隻眼睛出來。

這時莊主知道他們亦是很聰明的。

（上述故事採自揭陽）

郭之奇的故事

（一）

郭之奇是明末的文人——後七賢之一，他是崇禎時的進士，揭陽東門人。他的父親是個貧苦的出身。

當他中進士後，又被崇禎帝派到福建做宗師。他很歡喜的，别了衆同事，往福建來了，一路百姓們個個設駕接他，眞是威風得很！

不幾天，已到福建了，家家戶戶的門前，擺採得很炫耀絢爛，個個歡笑着。

這時，他坐在四人轎裏，得意的坐着，忽然耳鼓裏，聽見有人說：『哈哈，原來是個很小的宗師（註一），算什麼老爺呢？』說完了話，又格格的笑。他在裏面，聽了這話，又怒又好笑，他掀開轎簾的旁邊，去看看是什麼人，這樣的無禮。簾起時，他見個肥壯的人，手裏拿着一把屠刀，在旁邊站着，他還喃喃嚕嚕的說。這時，他知是這個猪屠人說的，記在心頭。他到了縣衙裏，便上了堂，差人去傳那個人來。不一刻，那人到了。

他很温和的問道：『你做的是什麼生意？』那人被他這一問，連忙跪下去，很恭敬的答道：『小…………小人，作的生意是賣豬肉哩。』他又問：『剛纔的話，是你說的嗎？』他這時發抖起來，帶着恐怖的樣子，道：『是………是，是小人一時不經意的話，請老………老爺赦罪吧。』他聽了，把橫堂木拍的響着，說。『把他禁了二個月吧。』左右一聽，如狠似虎的，把他拿了，同時，又把那人的賬簿幾本，一頁一頁的看着，然後把牠一火，燒成了焦碎，下堂去了。

這人的家裏，父親呀，母親呀，妻子呀，孩子呀，驚得手忙脚亂，去縣衙裏請赦，之奇憐他是個不明世故的人，所以開放了他，他哀哀的求道：『小的，是卑賤的生意，但帳薄的數呢？』他答道：『不要慌，另拿幾本來吧。』他如他的話，拿來了，他把從前的數，一些不漏的寫，他寫完了帳，很客氣的說：『今後，請你切不要多言，去吧，你家裏的人待你急了。』這人，見了他的眞摯和天才，嚇得攝了一把汗，一溜烟的跑回家去。

從這次後，人們都很羨慕着。後來，他考完了場試（註二），回朝去覆了旨，官至詹事。明亡，從桂王起義兵，力窮被執，至桂林，從容就義。

（上述故事採自揭陽）

（註一）因爲之奇做宗師時候，年纔十八歲。

（註二）是來考取人才，完了場，回朝去了。

（二）

他嘗一次奉旨到福建做主考官，當他的轎子抬向大街走過的時候；那地方的人，見他年齡很幼稚，便東一句，西一句地在譏評他！可是給他聽到。他回至公寓去，他決定要去難爲當地的舉子，以雪此恨；便寫着：

『明日考題不考文。』命人貼在科場門首。

當地舉子，見此字大爲驚異；等到明天入場，他就點過名後，毫無聲息；裝着莊嚴的臉子靜坐着。

過了許久，一般舉子們還見他沒有動靜，等得不耐煩了，就私下舉出代表，去懇求他出題！

他見代表，突然板起臉子說道：

『你們都是草包！我的題目已於昨天出在門首了，聰明的，這時都可完卷來繳，還叫我出什麼題目呢？』

他們——舉子見他如此說法，才細心去研究，原來是『明日考題：「不考文。」』

（上述故事採自揭陽）

（三）

還聽說他再出了一個題目：

『龜鼈生焉。』——簡直是在譏罵他們！

其中有一個很聰明的，便這樣的答着：

『郭水之奇，莫不從潮而來也！』

他聽了冷冷地說道：

『說得固然不錯！但是我郭之奇，是從潮州來的，那個不知，你還要怎麼？

請賞掌心五十下！』

這時他們和當地的人士，才知道他的本領，無一敢再看輕他了！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

（按李敏君這段故事民間又一說：其中有一個很聰明的，便這樣的答着：『龜鼈從潮而來，亦水族中之奇也。』他聽了很氣憤地把這個人打五十下手心後，便取爲秀才。）

黃奇遇的故事

（一）

明朝崇禎時，潮州的後七賢中，有一個叫做黃奇遇的，他是揭陽漁湖都廣美鄉人，他在少年的時候，身世很是窮苦，讀書卻很用功，整天三餐，都是寄食在他朋友和親戚，而在他的外祖父食的時間比別人較多。後來他外祖父死了，他有三個舅父，同時亦分爨了。

有一天黃昏的時候，他到舅父的家里去討食。剛到他大舅的家裏來，隔隣的

人就說道：

『外甥來了，殺雞來食啊！』他的大舅聽了，很靈敏的答道：

『日暮不殺雞。』他聽了這句話，知道事情不妙，就辭他的大舅，到他二舅的家裏來。對門的人家知道是外甥，就對他的二舅說道：

『外甥來了，池裏掠魚來食啊！』他的二舅聽了就答道：

『黃昏不下池。』他聽了這句話，知道二舅亦是無情的；就辭別他二舅到三舅的家裏來。原來三個舅父，三舅卻是沒有錢，差不多和他相似的，當他走到三舅的家裏來，瞧見他的三舅父剛才在吃飯，他的三舅見外甥來，就叫他同食，跑到外面沽了兩文酒，一同吃酒。他們配的是秋瓜花冲湯的。吃畢的時候，他辭別了三舅走回家去。一路行一路想，口裏又唸着：

『日暮不殺雞，黃昏不下池。』心裏想着知道這是他們討厭我和輕視我了。

後來他由秀才而考中進士，由進士而做到少詹事了。皇帝命他去拆京城的西

街，他就去請他的三舅去代拆。因爲這是可以賺錢的。他的大舅二舅兩人知道三弟做起官來，又有錢。兩人亦就跑到京城來，到黃奇遇的府裏，來見他的外甥想找事做。黃奇遇知道舅父的來意，便口唸了一首詩，以謝他們從前之好意。那首詩是：

『日暮不殺雞，黃昏不下池；
洒配瓜花人情在，西街一移無二移。』

二位舅父聽了這首詩，知道外甥是在諷刺從前的事，見事機不好，便慚愧的走回去。

（上述故事採自揭陽）

（二）

黃奇遇是揭陽漁湖廣美鄉人，家很貧，雖然很早就成爲生員，終無力到京去鄉試和會試。後來他想得一法，就是向族人請會，——原來請會是鄉間成例，無

論何人，在需款時候，如得戚友同意，得請其共派若干錢，俟若干月日後，毋利一併還淸，名爲請會。——照請會的步驟，是應炒飯給大家吃，然後始可開口要錢的。但是一窮徹骨的黃奇遇，那有力量說到炒飯請客呢？他只得跑到一個抬猪旺的屠店裏，——潮語呼殺猪爲抬猪——對他說：『旺兄！我今夜要請會，你的猪肉肯賒二斤給我嗎？』抬猪旺雖知他是窮秀才，但今日旣然要請會，當然不算窮了，便應允他。黃奇遇又懇道：『旺兄！你這樣慷慨，欽佩的很！但是我要炒飯沒有米，你肯再借我二千錢嗎？』抬猪旺想：猪肉旣然肯賒給他，錢當然也借他罷；這等成人之美，亦算是一樁好事，所以也就答應了。

黃奇遇一面辦食品，一面請族人，一面催促他妻子，早點炒熟了飯，說也奇怪，今日的族人，不是碰着事不暇到這裏來，就是出門幹公事去了。大家說話都像印板印的一般，千篇一律，眼巴巴見得這一釜熱騰騰香馥馥的炒飯，竟沒有一人肯來光顧，眞個寃枉了炒飯了。

其實黃奇遇也是想瘋了，平日要向族人們乞幾片鹹菜，還是推說道：『鹹菜缸未嘗開』，何況用一頓飯便要人家擲下錢鈔，那不教族人們少見大吉呢？

天晚了，族人還沒有來，知道有點不妙。只得夫婦自家受用着炒飯。正食飯間，抬猪旺到門索債了。黃奇遇只得將實情告訴他道：『你要索債，只有將炒飯還你。』這麼一來，可就難爲了抬猪旺了。他知道這筆債可糟糕了。他很嗔怪黃秀才，嗔怪他不應如此無的放箭；他又嗔怪自己不應這樣將錢和物便賒借人家。他鬧了好幾句，終無結果，只得連呼『衰呀，衰呀』而去。

抬猪旺回到家裏，愁怨得飯都吃不下，他妻子覺得有點奇怪，詰問他所爲何來？他便把日間情形告訴她。那知她一聽之後，竟很慷慨的道：『這有甚要緊，構豎不過幾千錢，落空也罷，値得這般驚怪。但是我問你，黃秀才這番請會是不是要作赴試用嗎？』抬猪旺答道：『是的！聽說他是要作赴試用的』抬猪旺的婦人便替他叫起屈來說道：『請會不成，豈不誤了他的前途嗎！』她又轉口對她的丈

夫道：『那麽請你去問黃秀才，這回上京須多少銀子？』抬猪旺很納罕的問：『要問他做甚？』她說『我要幫助他。』『你要幫助他？』『是的，我要幫助他。你看，一個文人辛辛苦苦下了十載工夫，誰不想名標金榜；現在黃秀才卻欲考不得考，把十載寒窗的工夫糟糕了，這是何等可惜，何等可恨！所以我如力做得到，是必要幫助他的。』抬猪旺本來有幾分好名，今見他的妻子更加慷慨，便即欣然去問黃奇遇。

黃奇遇經他這一問，很是奇怪，便答：『進京須備足銀子三十兩。』又轉問他問話的用意。抬猪旺說：『這是我內子的意思，因爲她要幫助你，』說完就走了。黃奇遇更莫名其妙的驚訝不止。

抬猪旺把三十兩銀的數額告訴妻子，他妻子想：『也罷，索性贈他成功吧。』便囑丈夫把家裏養的猪賣了，又拿出幾個平素積蓄的私錢，一共湊上去，湊成了三十兩之數，還恐怕三拾兩不够用，遂將耳上繫的金鐶脫下來，以便黃秀才於不

敷用時找作現款用。籌備停當了，便由抬猪旺拿去給黃奇遇。

抬猪旺見了黃奇遇，把銀和金耳鐶贈給他，幷說出他妻子憐才之美意。這一來，幾乎使黃奇遇感激得淚下！他想不到巾幗裏竟有這樣深明大義的人，他眞不知要如何說出感謝，當下就決定明早起程赴京。

抬猪旺又想出一層問題來，就是黃秀才去，黃夫人如何過活。便慨然對黃奇遇說出要暫時迎黃夫人到家同住，以便供給食用。黃奇遇聽了尤爲感激！到了次日，黃夫人過抬猪旺暫住，黃奇遇便上京赴考去了。

機會來得多麼快！黃奇遇這回便由秀才而舉人，由舉人而進士了。他這回由京回家，好不威武，他雇了一隻大船，掛起新科進士的旗幟，洋洋得意的回來。這時候早有探子到家報喜，驚動了黃姓的族人，他們都欣欣然有喜色而走相告，他們面子上都驕傲了好多，因爲從此有進士老爺的勢力可以壓倒一切了。大家便相與召集起來，預備在進士老爺船到時，赴江邊歡迎。

好容易盼得船到了，黃姓族人們不期而會的數百人，一齊到江邊，萬頭攢動的像糞蛆一般對着江中守候。那知道黃奇遇船近內港便擱淺了，黃姓族人到很熱心，他們說：『我們下水把船拖着走吧』可是進士老爺聽着了，卻傳道：『水大船就浮，免用親人朋工夫。』這話本來是帶有幾分諷刺性的，但他們那裏曉得，便硬把船拖着走。

船到岸了，進士老爺卻有點奇怪，船篷還是密蓋着。任人敦請上岸，總不肯答應。衆人覺得怪異，又不敢動問，只得呆呆的等。等了半天，這時抬豬旺也聽說黃進士來了，高興到了不得！同時，又接到進士老爺不肯上岸的消息，也很納罕，一時好奇心動，便跑來江邊探望，黃姓中人有幾個認識他的，便招呼道：『抬豬旺！你也來迎接我們進士老爺嗎？』抬豬旺很忸怩的道：『不，不！我不過來瞧熱鬧。』這時黃奇遇從船窗裏望見阿旺，便推開篷走上來，族人們待要上前恭維，他卻不理會，只分開衆人，執着抬豬旺的手談笑地前進。

這益轟動了黃姓族人了，大家都詫異進士老爺怎這樣重視拾猪漢，後來有約略知道底蘊的，對衆報告，衆人才恍然大悟。

進士老爺到家之後，族人們爭先備禮物來道喜，結果都被他收個乾淨，卻給每人一柄鑰匙，以當酬謝。族人越發莫明其妙。有好事的跑去問進士老爺。進士老爺笑着說：『我昔日向人家要鹹菜，人家都說未開甕，故現在特給他們鑰匙去開甕。』

黃奇遇既然收族人這多大的賀禮，當然要開筵請族人了。說也奇怪，這一回族人們卻通通沒有事阻礙，大家都打扮得很齊整的來赴筵。筵後，黃奇遇命人捧出一大盤金銀來，高聲對着族人說：『我有一問題大家如對得着的，以這盤金銀相贈。』族人都欣然聽教。他便問：『你們以爲天下何者最厲害。』於是族人便爭說是猿虎最厲害，有的說獅子尤厲害，有的說人更厲害，有的說婦人尤厲害，有的還說盜賊，官吏，皇帝，等等更厲害；但是黃奇遇卻搖頭答不對，最後坐在

東一位的異姓小人抬猪肚便起來對道：『貧人驚走四親，比猴虎還厲害。』黃奇遇連聲贊美不錯！便把大盤金銀送給他。族人們知道進士老爺的意思了，都慚愧得好難受！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

（三）

潮州的名人很多，我現在祇把黃奇遇的故事寫在下面：

黃奇遇的家裏是很貧窮的，可是他的天才卻超出於人萬萬。

潮俗人家若是兒子到十五歲成年的時候，便要替他的兒子出花園，擺設很多的東西給他的兒子吃。

黃奇遇到十五歲時，他的父母亦照例和他出花園，因爲他的家裏是很貧窮，所以他到了出花園的日子，只是持一盌飯和一塊黃的豆干，脚子穿一雙紅屐兒，坐在廳中的聾耳上。便慢慢地的吃着，同鄉的人，行過廳前，看見便對他說道：

『奇遇呀！別家別處的孩子出了花園，他家人都團團圍住吃着很新鮮和很好的酒物，你現在爲什麼孤另另的坐在這廳中的聾耳上吃着豆干呢？』他聽後便開口吟了這幾句詩：

『豆干黃金印，聾耳官帽翅，雙屐馬踏鎮，雙箸立旗杆。』

有一次，鄉中來一個賣書的人，他便把書拿去，並約他明天來拿錢。賣書的去後，他便把這些書一本一本的看下。因爲他很聰穎所以他看過的書，其中的意義，都明白地深印在他的腦裏了。到了明天，賣書的來向他拿錢，這些書已被他看完了。所以他便向賣書的說道：『你這許多書，我不合意，拿去吧。』

（四）

當黃奇遇中進士後要做少詹事的時候，他的母親（也有人說是他的妻子）在家染着一種重症歸西，如果他因了這事返里，就不能升官。他爲着升官的緣故不得不把這件重大的事隱密不給人家知道。後來有一位同鄉的醫生要來玩他，開了

一張方給他，——這張方是寫着：赤茯，白茯，當歸三種藥名。意思：赤茯白茯是暗示他有孝，當歸是暗示他當歸家。這樣的譏誚他，他眞是無法呢！

（上述故事採自揭陽）

李士淳的故事

李士淳是個很窮的漢子，家中祇有一老母和一嫂嫂，都靠他在教書以度日。有一次，他在某村教書，爲着節儉起見，用一塊柴頭刻成雞腿的模樣，用漆漆得光光滑滑，當吃飯時候，把這柴雞腿擱在豉油碟上，蘸着鹹汁配飯。那村的人看見，覺得駭異，他們想：爲什麼先生天天有雞腿可吃呢？……有一天，村中有一個婦人失去一隻雞，東找西尋，不見踪跡，便跑到學校裏去找尋。士淳看見對她說：『嬸嬸！你失落小雞，爲什麼到這裏找尋呢？……』『都是給你拿去，給你

拿去……』那婦人大聲的嚷着。士淳忍得沒奈，叫她進去搜查。誰知剛才他恰往米店糴米，不覺地一隻小雞跳在米籮中啄米，他沒觀察便把籮放在房中。那婦人一進書房，見籮裏有一隻小雞，於是她大聲的咒駡着。從此村中個個都說李先生偸掠某亞嬸的雞。名譽既然喪失，想來想去，沒有法子，只得把書箱擔回家裏。誰知行至中途，來了一陣狂風，把他的魂吊到天裏，並把屍骸，吹得沒有踪跡。他到天裏幹什麼呢？還是教書生活，這次卻被閻王請去教他的兒子。他每天所吃的是大蝦脯，每餐一粒，但他每餐一粒分爲二餐吃，想存些挪返家中敬奉老母。有一次，他對太子說：『爲什麼我來這裏很久，還未見過東家一面呢？』太子說：『先生！我爸爸的容貌很難看，不敢和先生見面。』『不怕！我必要和他見面。』太子便引他上殿去朝見他的爸爸，當在敍談時，忽然，拿進一個婦人，在那裏受刑，叫苦不絕。士淳側眼一視，見是他的嫂嫂，便問道：『此人曾犯何罪？』閻王答：『此人罪犯天倫，她用沐浴水烹茶給她的媽媽吃。』『可保否？』『呀！此

人罪惡這般重大，要保她什麼？』『大王！此人是我的嫂嫂，我家中有一老母，只有她在那裏奉養……』『既然如此，就放她回去吧！』她那時已絕了呼吸，在閻王殿邊受刑，有她的叔叔在那裏保她，才能復活。她復活後把這事向她的媽媽說了一番。她的媽媽想：兒子已有年餘不回鄉，又沒有消息到家，必是死去了才有這事。於是便設神牌奠祭他。

光陰似箭忽忽已有三個年頭了。他的母親又買了三牲，將神牌安放在桌上奠祭。那時恰恰士淳剛從天裏回陽，當回陽時，問那閻王道：『大王！我何時才能得名？與何人同榜？妻子何方人？』閻王道：『先生！你與郭之奇同時同榜，妻子居寧波府。』言訖，便返歸陽間，跑回家裏。當到家裏時，見他的母親和嫂嫂在焚燒銀紙——『母親！你們在幹什麼呢？』他瞧見這種情形就這樣的問着。她倆見了他，不覺驚喜交集，於是便把各種東西搬起來敍敍團圓之歡樂。士淳便在衣袋裏挪出一包先在閻王教書所存的大蝦脯出來敬奉老母。誰知翻開，是一包蜻

蜓，初時很驚奇，後來想了好久，便道：『呵！原來天頂的大蝦脯便是……』在家中住了數天，便把在天府詢圖君的事對她倆們說，又收拾行李尋找郭之奇和妻子。當到縣城的時候，偶然見一小孩，手提着書包，書包面上寫着「郭之奇」三字，士淳摸摸他的頭說道：『小孩子！快點大了。』『我還大你，』之奇便這樣的答着。士淳正在注神觀他的舉動的時候；突然見他失足跌在地上。（那天因爲下雨泥滑的緣故）兩邊的人，哈哈的在大笑，他翻起身來便唸道：『雨仔沺沺，滑如絲綢；跼跌太學生，笑死一羣牛。』士淳聽他唸此詩後便曉得他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了。現在已達些日的了。便又跑到寧波府去尋着他的妻子。尋了好久，終不知寧波府在那裏？一天，恰找得沒半點神氣，而日已過午，便跑到一間飯店吃午飯。將吃時，忽有幾個漢子，赤着身到店中，那店東問：『你們今天在那裏作工？爲什麼尚未吃午飯？』他們答：『今天替寧波府太爺晒粟，現在日已過午，尚未叫我們去吃飯……』言未完，有一洗衣婆便來叫他們去吃飯。士淳聽後，心

裏想道：原來寧波府就在這裏了。便放了飯盌跟他們行，到晒粟埕時，那漢子叫道：『少姐！我們往家裏吃飯，你暫在這裏看看，』士淳暗想：原來是此人，今年不過才六七歲哩！——不如把她擲死吧！便取了一塊尖角的石頭，擲在她的頭部，把她的額門擲傷；於是，她大着聲哭泣將這經過情形告訴她的母親。她的母親跑出來瞧時，士淳已跑得沒踪了。

後來士淳果和郭之奇同時同榜中進士——那時，士淳做寧波府某縣的縣官，但六十多歲倘未娶妻，後來由一人介紹寧波府的女子給他做妻，那女子便是他從前擲傷的女子，他製了一條「額前圍」環在他妻子的額上以遮蔽她的醜陋。現在這種「額前圍」還流行於潮州婦女間。

（上述故事採自揭陽）

周都爺的故事

（一）

明大理寺卿周光鎬當萬曆間西南不靖，朝庭命他爲「征西南夷都元帥」領兵去平定交趾。所以，後人便稱他作「周都爺！」

至晚年乞休時，築室於峽山先人（舉人周孚先）墓側，從事讀書著述的工作，原來他少承家學，又嘗師事永豐呂巾石，故成一個恂恂的儒者。

說到他的體貌倒也奇特！不但方腸（拉四方矢）獨核（僅一睪丸）鐵面（黑

色顏面）劍肩（兩肩尖聳）；而且臉上長有七顆痣。不過，人中沒有鬍子罷了！而他的夫人，臉蛋兒更爲古怪！生得縱橫相等，望之好像「滿月」，因此，人家就號他倆做：「七星伴月」。

相傳有一回皇帝對他道：『周卿！你是堪爲丞相的——可惜人中沒有鬚咧！』他終於是個讀書人，等到皇帝說完，才老老實實應了個「是」字而已！不然的話，當皇帝話還未了之際，他若跪下去說一聲：『謝主隆恩！』那末，就不怕皇帝不拜他爲相了——因爲「君無戲言」的呀！

又一回他的兒孫們，有因出天花而夭折者。世俗以爲是給賢媽（珠珍娘娘）抱去的緣故。後來他便在別一個兒孫發天花的當兒，擺起白虎堂來抵制她。不多久，賢媽來到他的門前，不敢進，他乃叱道：『何物老嫗，敢來這兒？須知我家三條巷，是不許你到的！』自此，她果然不敢越過雷池半步——據說至今天花怎樣蔓延？這三條巷卻不會傳染着的。但不知是否實在？

（二）

「瘧魔與大人」，這是潮陽玉峽埠裏的一段故事：

是在明朝的時候，住在玉峽埠圖溪鄉的一個人家生了一個小孩。當這小孩出世的時候，恰巧逢着水災，田園盡成澤國；這夜大水洪瀚，已進了他們的房屋；臥床下都積了水。哈，這位大人竟這樣的趕着水來了。眞是如何奇怪的湊遇呵！我嘗聽那班迷信家說：他——這小孩倘若當時沒有水災，他一定養不活的；因爲他的八字都屬火，所以幸逢了水災，才能養成，不致夭命。然而這是一種迷信的話；也不足以算得的。可是爲了這般奇遇，故在產生那一年，在這小小的鄉村中的人家，實在的個個用着心情，個個都注意着這奇特的小孩了。

這小孩實在是一個可以注意的人。現在先來介紹給諸位吧。他究竟是誰？就是那個著有「明農山堂集」的老先生；即前面所說嘗掛軍征西南夷的周都爺。說起來大家也或許都知道了；可是他少時嘗有一件奇異的故事——就是這段瘧魔與

大人的故事：

當他——這小孩在五六歲的時候，因爲年紀還小，所以還沒有讀書；可是在家只有父親和母親教他學描字而已。然而他天性很聰明，一字進他的眼裏，便能源源的寫出來：所以無論鄉中的老小個個都很愛惜他。

有一天，從他的舅父家中，傳來了一個惡耗，就是他的外祖父近來染了一時寒時熱的重症，已將命息了。所以當這消息傳來，他的母親立卽的就要動身；可是留下了這個可愛的小孩，實在放心不下。心裏想起來，眞非帶他同去不可。一者，可以管理得週到；二者，可以免預不測之禍。她立意的帶他同去，以免心頭繫掛。

在他們倆未動身之前一夜，他的外祖父是如何的慘厲！時常輾轉床褥，眞是坐眠不安：寒來如冰凍之冷；熱來有如烈火攻心，求醫問卜，莫能見效；家中老小，都以爲不能救了。人人眼掛淚珠，待其早歸天庭，免受此莫大之痛苦。至於

一切殮具，亦都備好了，只待其早夕氣斷而已。然而在這空氣緊張之夜，他的外公從急病之中朦朧睡去，半醒的中間；隱約中忽聽見床下有了兩個聲音。這聲音從他老年的人的耳鼓中聽去，實在是半隱半現；然而好似人聲，又不是。這裏豈嘗閃了人在下面？所以不免生起疑惑的心情了。

在這樣疑惑的中間，從這半斷半續的，輕而且尖銳的聲音中，忽然聽得了幾句：

『明天有一位大人要來這裏，倘若被他知道了；我們豈不糟糕嗎？一定要被他趕出去了。』

在這個聲音過去之後，忽然有一個比較稍輕的聲音回答着：

『不要緊，倘若他來時，我們也不要動靜；這裏有兩個空甕，我們各人一個，藏在裏面；待他返去時，才重出來，豈不更穩當麼？』

話完了，從此再也沒有聽見什麼了。所以他老人自家暗地裏想道『什麼大

人，明日要到這裏來，我並沒有交得大官，可不是近來有了朋友，得了官回來，要來詢詢我麼？並沒有，近來並沒有聽得誰得了官。這話必有源，等我慢慢的考察吧了！』

他——外祖父——眞的把這事抑靜了；沒有給第二人知道。等到明天，小孩子和着母親來了；在這遙遠的路途中，這小孩眞的有些疲倦了，所以抱到書齋裏去休息；他的母親，一直踏進了父親的房間，詢了病狀；見她的父親的病好了許多，心裏實在高興了。故進前的問了幾聲安，她的父親見女兒回來了；心裏也非常的高興，連忙說：『自己來的嗎？』

『剛才和小兒來的！』她回答着。

『眞的嗎？我有話對他說；帶他進來罷！』

恰巧這位小大人隨着他的表兄來了。帶了進來，所以由遠而近的漸漸說到現在在那裏讀書；他一一都答應了。他的祖父見他年紀這樣的小；說話伶俐；舉動

活潑，心裏也就想起了昨夜的一樁事來了。這時候，因爲小大人來到了，因此兩個瘧魔實在的有些寒心；兩人都藏在甕裏，一些兒都不敢作聲；然而心裏是頗動得利害了。他的外祖父這時覺得舒服得多了；心裏就疑惑起來；所以連忙拿了一張紅紙，給了他——小孩，囑他寫了字。他也不推辭的拿起來大書了「上大人」——因爲潮陽的小孩，起初練習的字都是印了一種紅字，給他描的；這種大都是寫着：「上大人，孔乙己……」之類——因此寫的兩條紅紙，他的外祖父連忙把甕口封住，立刻命人抬去拋在河裏。所以他自己的病已漸漸的痊愈了。

可是在這兩個抬甕的人，覺得這兩個空甕，心裏實在有些奇怪起來。便問道：『這裏藏的是什麼東西？』他只含糊的說：『兩個瘧魔；你們趕快抬去拋丟吧！』並沒有說些什麼，所以當在路上走時，因爲他們已有不信之心，故把一個封口打開。當他們打開的時候，只見一陣黑烟，呼的一聲，升上了天空去。把兩人驚得面色都像藍靛般的深色；立刻連行帶走的抬到河墘，咚的一聲，拋下河

去。所以現在患瘧症的人，是不會致命；只有這樣揚長的時寒時熱而已啊！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六都）

潮州歷代文人故事

郭氏賢母的故事

她的名字是貞順，邑前輩周伯玉的夫人，她的性質很聰明，那些五經，四書，讀的爛熟；一部二十四史，尤其徹頭徹尾巴！她寫詩，作文之外，並且精通數學。相傳她在出閣的前一夜，夢見有兩個宮樣裝扮的美女，扶一金盆給她拉溺。誰知後來，竟會成爲事實，你道奇不奇呢？

是在元朝臨末的那個年頭兒，四方豪傑並起。她逆料瀏陽僻處海隅，雖保亂子不會發生，乃爲防患未然起見，平日教人把祀神的粿品，切片晒乾，以備不時

之需。不久，戰事影響所及，潮陽果然鬧了飢荒，幸虧她發明了晒粿脯的方法，縣民才得有充飢之物，不至作了餓殍，跑上餓鬼道咧！

及至朱元璋定了天下，遣指揮俞良輔率兵南下，征討各縣寨之未服者。她便寫成好多詩，遮道呈獻！（該詩載在培廬編的古瀛詩載中）良輔見詩很歡喜！遂因愛屋及烏，一縣老百姓，得免流血，去染將軍的紅纓！她的功德，可算無量了。

天下太平了！她便努力從事家庭教育，培植夫弟及兒子成名。可是試官見他們叔姪兩個的文章，好則好矣，只是字裏行間，隱約有些兒女口吻！疑而詢之，始悉她陶冶所致！乃奏知太祖。太祖即倒旨宣召她來見駕！然後欽賜御釵；並命她與馬后結個拜靶子的姊妹！后也賜贈弓鞋，以示優渥！

當她進宮覲見馬后時候，忽思解手，后知其意，命二宮娥遞一金盆承之。才猛然憶起和從前的夢，半些無差。到了晚年，偕夫隱居不出。卒年百二十五歲。

而郭氏賢母之名，遂流傳民間于不朽矣！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

姚琛的故事

解元爺姓姚，名琛，字弘璧；是明代潮陽人，領成化中的京闈第一。初曾通判撫州（今臨川縣即其府治），因卻堂食錢及羡金，撫人感戴他的恩惠，築祠祀他；後遷順天府治中，在官不過三日，卽行疏乞歸養。他的兄弟瑗，姪兒紹，和他同時齊名。所以，那時的人，都稱他們爲「姚氏三鳳」。他們四世共居，以孝聞於時；鄉人受他感化的，爲數也是很多。

相傳他自入秀才後，爲文每喜修飾，因此，屢試均不售，只得在家授徒，以

待他年進取。但他所教的弟子一共七個人，都是很有才情；人家也就號他們爲「潮陽七賢」。

這年正値朝廷開舉入科場，他就帶了七個弟子，雇着一隻船同往省城投考。那船駛至半江，忽有一頭鯉魚跳出水面，掠船而過！他因觸景生情，寫了一個「魚躍於淵」（一說「鯉趨而過庭」）的四書題給弟子們擬稿。至交卷後，他卽替他們潤色成七篇好文章；並教他們各自讀個爛熟。

眞是無巧不成話！他們師弟進了場，那位主考官所出的題目，好似通過關節一樣，也是那個題。七個弟子無不暗心歡喜，照着窗稿直書下去。可是卻苦了他老人家，文章雖然已經脫稿；但恐怕與弟子們的雷同，所以，這節增加一句；那段刪掉幾筆。到底，把一篇大好文章，弄得一團糟糕！

放榜的時候到了！他們「七賢」中有一個去看榜歸回的，被兩個站在館門口乘涼的攔住問道：『榜中何人有名呢？』那人說：『我你他！我阿哥！劉阿哥！

草場蔡大哥！桃溪周四哥！通通都有啦！』他們再問道：『然則老師中麼？』那人很頑皮的說：『老師嗎？老師臭屁貢！』

誰料他們在你問我答之際，他老人早已聽得十分明白：初聞七個弟子俱中的話，那是何等得意！末聞「老師臭屁貢」一語，則又非常難過！回家後，便慚愧得杜門不出了。

一天早晨，他老人家醒了覺沒精打彩的仍是躺在榻上，只見他的夫人梳粧已好，忽又把髻再行拆卸：這樣的旣梳又拆，足是有三四次；而且越弄越難看！他瞧夠多時，心裏覺得不耐煩了，乃詰她道：『你怎的這樣寫意呢？好端端梳完了髻，卻又拆下，眞是令人笑話了！』她含譏帶嘲的說：『我的梳粧法是和你作文章一樣的；文章尚且好修飾，難道鬟髻不可修飾嗎？』他聽了這話，一時心窩裏好像打着拳頭似的！翻身站起道：『啊！我的文章原來是因好修飾而壞的麼？莫怪麼試不售啊！』

他經了她的諷刺，雖然大加猛省！但南闈已是過去，要待後科，勢必多挨時光。想來想去即決定整裝起程——去走一趟北闈。

果然，果然文章脫稿，一字不改交了卷，畢竟中了個天下第一——北京解元。可是直隸一省的人士見他是外貨，就聯成一起的極力反對說：『解元這個功名，歷來是沒有取錄外省人的？』交涉結果，皇帝主張再行分別御試；如果是眞才實學，則不能引成例排斥外人。於是大會舉子覆考，皇帝則憑文取錄：及至金榜揭曉，第一名榜首居然仍屬於他。直人至此，表面雖則莫可奈何，心裏卻懷着鬼胎。

後來他因選撫州，著有聲績，朝廷擬陞擢他，但找沒有相當的位置，故尙未執行。這時候有個在朝做大官的直隸人，乘機在皇帝面前保舉他！皇帝准奏後，遂命他來順天府做官了！

你道那個保舉他的直隸人是好意麼？那就錯了！因爲順天府地方份屬京都，

庶政已然浩繁；人民出仕的又夥，凡來這兒做官的人，遇事不但難於措置；甚且度支從來空虛——單就國課一項來說：他們是沒有完納過一次的。糧差要向他們去「完糧」，便無異太歲頭上動土，禍事來臨；否則自家惟有吃盡破產的虧——稅款——所以，這個人是有意假公報私的保舉他來碰釘子。

但是這條詭計，在他老早已經看透，為着要使他們——直隸人——知道他厲害起見，第一日到任辦理交代，查閱案宗。第二日乃自帶鐵鎖，擺道鳴鑼直上金鑾殿儆說皇帝先行「完糧」好給京畿人民作表率！皇帝見理所當然：馬上把列祖列宗所積欠下來的國稅，完全繳納。同時，下旨曉諭：『京畿一帶官民人等，一律清償，以實國庫！』作想，皇帝尚且如此，他們那敢再狡賴呢？但積欠太多的人，一經清徵起來，非至破產不行了！

他見目的已達，料想「強龍難敵地頭蛇」，至第三日，便上疏乞歸休養！臨行時，皇帝親書「嶺南名賢」四個字欽賜他。這句讚語，現在還掛在他的少尹祠

中紀念着！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

李齡的故事

（一）

潮陽大街，李厝巷口，有一個名叫桃花仙井的，泉味甘沁。一天到晚，均有人在井汲水；尤其是旱天，更加熱鬧。據說自有它以來，從未乾過。它所以能夠取之不竭，用之不盡，而稱桃花仙井者，都有它的來歷在。現在讓我把民間的傳說，來敍述一下子好了。

是在明朝的時候吧！這李厝巷裏，出有個姓李名齡的進士，他官至提學；後

來督學蟾宮，在朝中教太子念書。一日，教授閒暇，便和一班住京的同鄉，去找張天師談天。可是，天師府的大門裏，卻懸着一面照妖寶鏡。他們一個個踏進門檻裏，有的露出馬脚；有的現出虎頭；有的映出蛇尾，嚇得向後轉走不敢進去，只有他，一些也不變，逕直跑入裏面。張天師知道他是個眞正文曲星轉世，因此，不但表示十二分的客氣；而且打成個拜靶子的兄弟，居然要起好來。

有一天，他們倆在一起閒談着。李提學很意識的道：『聽說天師上至天堂，下至地獄，統通做得到。不知可以領小弟登天漫遊麼？』張天師道：『可以的！不過，一俟將來有機會時，自當帶你去走一遭！』沒一會兒，張天師提倡道：『我們久不出門，悶的慌！今兒天朗氣清，何不到野外去玩一遭？』李提學表示同意道：『好的！好的！我們就此動身去！』於是他們才攜着手並肩而去！

一眨眼，行至一個地方，兩旁桃花夾路，紅豔非凡，有許多淡裝女郎，高擎着玉臂在那裏採桃花。她們瞧着他們來，似乎有點害羞！然而卻在交頭接耳，不

知說些什麼？又似乎有點像桃花源裏人，見着武陵漁翁一樣的驚異。忽然前頭來了一位跛着脚的鬍鬚漢子，對張天師打招呼。並問：『客人爲誰？』張天師替他介紹道：『這位是我的弟弟，貴本家李提學進士！』他聽見是自己一家人，便很親熱似的，向那些採桃女郎，索了很多花，袋入李提學的袖子裏道：『這個，權算一點敬意！』李提學見他形容古怪，又是冒冒失失，便不高興的道：『謝謝你！這花是我們家鄉的俗物咧！』然後，拿出去還給他。他見被璧謝，接過手，很起勁兒的冷笑，作別而去。

他們兩個前前後後跑了一陣，不外是些花園庭院。雖然也有些人出出入入，只是靜悄悄地，不足稱的。李提學這時，覺得沒味道，促着說：『我們歸去』張天師見他無心玩賞，乃一縷烟的回去，轉彎抹角，已是到天師府了。他們坐下，張天師笑笑道：『賢弟！這回可眞如願已償！』李提學很不解道：『那裏話呢？』張天師道：『你不說要登天堂遊玩麽？剛才我們去的，就是呀！那個送桃花給你

的，是李鐵拐，而那些採花的，便是嫦娥呀！』李提學聽罷，很懊悔的怨道：『爲何不預先告訴我呢？』張天師道：『我若先行說破？恐怕你不肯下來了！』

話說之間，李提學把袖子一動！就留了幾朵桃花，落在地上。張天師一見，額手賀道：『這是你們潮陽人的幸運了！此桃花乃瑤池聖母親手手栽，病人得此，服之藥到春回，你可帶回家鄉，救濟一方人民，那就功德無量了！』

後來李提學回家，適逢潮中時疫流行，蔓延全邑。忽憶起張天師的話，施送病者服之。果然生死人而肉白骨，有一服病除之效。這一來，一傳十，十傳百，爭來乞藥，戶幾爲穿！但是藥少人多，不够應付。不得已，把它投入巷口的井中，任憑患者汲取，仍是一樣的靈驗。結果，救活了好多人。而桃花仙井之名，也因之流傳至今矣！

（二）

李提學在未發科甲的時候，有一次，到[illegible]去教[illegible]王太子。

一天，一位陌生人，來請李提學當任教席。李提學自忖道：『今如閒着沒事幹，不如應諾他便了。』於是李提學跟了那人，收拾行李，出門了。

到一個別有天地的所在，大概這是世外桃民。李提學在一座寬敞莊嚴的院子裏，教着三兩個小孩，物質生活，倒也不壞，如此清閒度日，年復一年。

看看將近三年了，雖然家信常通，鄉音不斷，可是他想要辭職歸里了。但他的心坎裏，有一件懷疑的事：想着這東家的閥閱高宏，款待師長的禮貌，也很周到，怎我三兩年來，並不見東翁一面呢？那天，便對他弟子道：『我是要回家的了，很想見令尊的面，你可請他來和我談談！』他的弟子聽了，便去告知他父親——原來他父親就是閻羅王，當下對他兒子道：『你去告訴你的先生說；父親的樣子，十分醜陋，所以不敢去驚擾。如其不嫌形穢，那就前來候教了。』兒子如命對先生說。先生道：『美醜都是在娘胎裏弄下來的。幹麼恁地介意了。』於是閻羅王便來拜見他，略盡一點東主之誼。

在他們的相見之下，李提學瞻望着閻羅王的尊容，已覺有點詫異了！閻羅王便對他道：『實不相瞞，這裏就是陰府，我就是五殿閻羅王哩。如今先生要回鄉去了，兄弟也不敢強留，故特來爲先生餞行。』李提學道：『過蒙優遇，實在感激不淺了。但聞陰府有十八地獄之設，不知情形怎麼樣？可否請導一遊，以廣聞見？』閻羅王說：『那也很好！』於是和李提學遍遊十八地獄了。

什麼拉唇，割舌，剖皮炮烙，赴湯，蹈火……一般受盡罪刑的兇惡鬼，已經見過許多了。他倆正行之間忽見有一婦人，裸體披髮，雙乳穿繩，倒懸於樹上。哭聲凄楚，大呼着：『叔叔救命！』李提學定睛一看：不由不得魂驚魄散，原來這婦人卻是他的嫂嫂。因問閻王道：『愚嫂因甚犯法，遭此楚刑呢？』閻王道『她不孝翁姑，理該如此！』李提學再三懇情，閻羅王就准赦她罪了。

走不多遠，前面是一條洪流了。眼見橋邊二個衣冠人物，在那裏徘徊觀望。忽地背後兩個差人，拿着鐵叉，向着橋邊二人，摔下橋裏去。李提學一驚非小，

忙問閻王道：『這是什麼理由？』閻王道：『他倆都是要下凡降生去了，一個是投胎帝王之家的崇禎；一個是出世在潮州的郭之奇哩。』

阿鼻地獄裏的形形色色，都已看完了，李提學別了閻王，不一刻也回到他的家裏了。第一件奇事，聽着他的嫂嫂說：『幾天來乳部生一顆無名腫毒，疼痛難忍！昨宵夢裏，有一個鬼夜差在敲打她，幸賴叔叔救命，可是今天起來，那無名腫毒，也就不覺消失去了。』

等到明朝末年，果然崇禎君做了皇帝，郭之奇也是那時候潮州的有數人物呀。

（三）

有一次，李提學叫張天師畫一幅鎮魔符籙，給他懸掛中堂，張天師答應了。當着暴風烈雨雷電交加的時候，張天師把一幅白綾，安放在庭院裏，掛着香案，指天畫地的作起法來，忽地霹靂一聲，五個雷神的尊像，已經攝入白綾裏面

去了，張天師收了白綾，留贈李提學，並且寄語他道：『這是一幅很好的畫圖！懸掛廳中，可以消災除煞，你要小心的保重着哩！』

李提學得了這一幅畫，不看猶可；一看了，嚇得半響說不出話來！——原來這是一幅墨水畫，信手亂塗，鬧得像『天下烏鴉一般黑。』在五塊墨漬間，隱約可以窺見五個夜叉模樣的獰獰面目。李提學看着，心裏很不高興，只把牠束之高閣去了。

隔了許久，因爲陰雨霏霏，連月不開，家裏的東西，都發霉了。

這天，李提學命家人搬取器物書籍去天井裏晒乾，那幅白綾，也技在陽光之下，事有這麼的湊巧，霎時間陰雲驟起，大雨傾盆了，別的東西注濕了還不打緊，那幅白綾，像雷震般的一聲霹靂，化陣黑烟，冲天而去，等到李提學察覺的時候，已經收之不及了。

後來，張天師對李提學說起五雷人像的話，李提學好生懊悔！

（四）

這天，李提學和張天師正在談話，有一位妙齡的姑娘，在張天師身旁，哀哀戚戚的跪求，李提學怪着問道：

『老哥！這位姑娘，爲的是什麼事？』

『哦！她是一只狐狸精，因爲給我困在這裏，爲日久了，她要求放她去受人家的香火哩。』

『那麼，好哇，看我的面上，饒她這回吧！』

李提學說吧，拿了一把扇子，遞給她，說聲：『去呀』！這位姑娘接着，深深的叩謝而去了。

李提學回家了，將要經過「桂橋」，轎夫稟道：

『老爺！從這里經過要下轎啦！』

『荒唐！說什麼話？』

『眞的！老爺！這裏的聖母……很靈顯呀。不下轎，便要折斷轎竿！』

『不相信！你們只管過去了！』

當在轎夫抬過天后廟前的時候，「砰」的一聲，李提學果眞跌下了。他這時老羞成怒，憤憤的跑進廟裏，揭開殿上的神帳，仔細一瞧『咦！奇怪了，這位混菩薩的樣子，好生面善。』再把她手裏的扇，抽取出來，卻認得是自家的扇，心裏登時明白了，厲聲的罵道：『孽畜！你竟是恩將仇報呀。』說吧，把扇柄對準她的頭頰一批，那神像隆隆隆的崩下來了。

——原來狐狸精自從得了李提學的垂救之後，她便來潮陽桂橋天后廟，佔領一方烟火，虐害百姓。如今被李提學滾蛋去了，這算得「解鈴還是繫鈴人」哩。

（五）

『老哥！我的年紀也高了！想要尋個吉穴，做死後的葬身之所啦。』

『這很容易，你回到潮陽之後，我便介紹一個精深地輿的人替你物色了。』

李提學回到家裏，不久，果然有個形容醜惡的拐子來訪他，說是張天師叫他來的，李提學雖然心坎裏不大歡喜，表面上還是照例的款待他。

一天他和拐子先生上山去擇地了，從天曉跑到日中，一山過一山，趕了許多路，拐子先生並沒有指出一個穴，虧他汗流浹背，上氣接不住下氣，只是空走了半天冤枉路，於是，也不得不掃興歸來了。

這樣的一連跑了好幾天，弄得李提學心焦肚悶，十分埋怨！

最後一次了，拐先生忽然在一處亙不嶙峋的山脈上，指着說：『這里便是頂瓜瓜的大吉穴了！』李提學仔細一看：『放你娘的聯珠屁！像這樣怪石巉岩連棺材都沒得安置，怎麼說是吉穴？』他心裏這樣想着，口頭上只是唯唯否否的不贊一句話，他們又是很沒趣的回來了。

拐先生知道李提學不大稱意，也就逕自去了。

第二次，李提學再去請求張天師，張天師對他道：『前回來的那個拐子，便

是八仙中的李鐵拐，你怎麼不相信他的話？』可是李提學這時悔之已晚。

事隔多時，忽有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孩子，一天，來找李提學，又說是張天師教他來擇地。李提學這時鑒於前回的仙人失之交臂，所以對他格外歡喜，推誠接待。誰料這個小孩子，太不識趣，一天到晚，吃着現成飯，睡着安穩覺，只和他家裏的孩兒們，捉迷藏呀，盪秋千呀，別的事情，一點不曾提起。經過李提學幾番催促，他那裏有心理會，弄得李提學鬍子倒翹，老不高興！

久而久之了，忽有一天，小孩子叫李提學和他去覓地，他們倆才出郊外，小孩子信手指道：『是了！這裏便是吉穴！要這時馬上安葬，才能夠隨葬隨發！』李提學很詫異道：『那不是一泓清水嗎？』小孩子說：『不怕啦！這水久後便會自乾的。』李提學猶豫了一回，對他的話，更加懷疑了。『未聞可以葬在水洞裏！胡說！不要上他娘的老當了！』於是又和他失意回來。

那小孩子對李提學說：『這算是你的福薄了！剛才的穴位，是一處龍穴，一

千年才吐一次水。如今機會已失，那水也快要乾了哩！』說吧，飄然而去。

李提學呆了半響，知道又是失掉仙人了。卽命人去郊外看那有水的穴位，李提學搖頭嘆氣，自怨福薄了！

（六）

李提學要建祠堂了，便叫張天師取個吉日。張天師取個羅猴七煞日，李提學接着，又很躊躇。

李提學和蕭家算是對手親家！那時蕭家也要建祠，還未擇日。

蕭親家對着李親家說：『聽說張天師和你取一個羅猴七煞日嗎？』

『是的！我再三考慮，這是個大凶日子！待要照用，實在過意不去啦？』『那麽，我們建祠還沒有選定日子，可否把這日子轉給我們呢？』『貴祠的分金坐向，一一相同，怎麽不可啦？只怕你們不敢照用了！』『說那裏話！冒險些兒不干緊呀！』

——當在蕭親家照着張天師取的那羅猴七煞日，與工建築的一天。李提學心裏還是老不過意。暗想：『蕭家祠堂恐怕今天的凶災立見哩！』於是他老人家閒踱到蕭家祠前去看個凶吉。

『嗳喲！不得了！祠堂的中樑上，怎麼躲着許多妖怪呀？』李提學指着說：

『沒有呀！那裏見得？………在那裏？』一般人問着：

『呸！荒唐！……好！走了！走了！』

在一般人倉猝惶駭間，看過了李提學的幾聲叱咤，那夥妖怪，端的走了。——原來李提學是個『文曲星，』羅猴七煞日碰着文曲星，便會轉凶爲吉！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

陳洸的故事

一　替叔父設法娶妾

有一次，他叔父因長了許多年歲，還沒有半個兒子；但想要娶妾，而他的妻總是不肯；故天天憂愁，當時陳洸見他叔父不知爲何故而致這般憂愁；便問他道：『叔父！你爲什麼這樣憂愁。』『小子識人什麼事？』他叔父便這樣的說着。『不必這般說，叔叔！你若對我說，我能做得的也未可料。』『唉！你嬸母來了這麼久，還沒有產下半個兒子，我要娶妾，他終不肯。』『叔父！這事很容易的，

我明天便代你設法。』

到了明天，他在房裏取了一枝尺到他嬸母所居的屋頂上量着。『洸！你這臭東西，跑到屋頂做什麼狗蛋。』『呀！不要多言呀！嬸母！你沒有兒子，此屋必是我自己的；故來量此屋有那麼廣；將來建王府應怎樣的才好哩！』他的嬸母聽他這樣說，怒氣得很；當他叔父來吃飯的時候，便對他說：『你說要娶妾現在只管你去娶，這樣沒有兒子，便被那洸這個小孩子看我們的物品，終歸他自己的，故不得不——才免被那臭東西多言。』於是他的叔父便能娶妾了。

二拿土地替他守門

有一次，他的鄰鄉做戲；先生要到那裏做客，便叫陳洸守門，他便應許他。他便到那邊的土地廟，把那土地挪來縛在門閂上；並吩咐道：『我先生若來叫開門，你應把門開給他入來；若叫我的名字，你應答他。』陳洸吩咐後，便跑到隣鄉看戲去了。他的同學見他在棚上，便向先生說陳洸沒有在學校守門，他在棚上

看戲了。先生便跑到房裏去看他有在那裏守門沒有？他到學校門裏便叫道：「陳洸！」「噯！」那土地便應道。于是先生知道他是有在學堂裏守門了；便安心的再跑到劇場看戲去了。到了半夜，陳洸便到房裏來了；當先生來時，陳洸把門開後，而土地還沒有挪開。到那夜先生睡下的時候，那土地不住的叫着：『救命，救命！大人救命。』那先生聽着這樣叫苦的聲音，便起身來看，見是一尊土地，身上縛着一條蕃薯藤，他便把番薯藤解去。『先生！你解我是沒有用的。』到天明，先生便責罵陳洸；陳洸十分生氣，再挪着蕃薯藤縛在土地的身上並說：『去北口外充軍。』那土地便到那裏充軍受苦。隔了許多年，陳洸便在那裏做起大官來！那土地便化做一個老人，向他伸冤。陳洸問道：『伸什麼冤？』『大人！你憶你從前在學校讀書之時，你叫那土地到北口充軍的麼？便是我哩！』『嘻！我那時是說耍笑的！』『大人所說的話，安有耍笑。』『喂！現在看你勞苦了這十多年，到某縣做城隍，給你安閒。』從此那土地便得安閒了。

三假裝在房裏看書

陳洸在幼年的時候，他最喜歡游玩，但他的天資十分聰敏，他無論在學校或在書房裏念書，他父親常常到那裏去督責他。有一次，他不喜歡在房裏看書，但是，怕他的父親來看他——他便把被捲起，依在牆上，並將每天所戴的帽戴在被頂，並把衣服穿在被身上；並挪着書，好像是的確有在房裏看書的。那晚，他父親便到那裏去巡他，在窗外立了一會兒，見他沒有些兒搖動；便挪着一枝竿子，在窗外把那假裝看書的東西揭了一揭；那東西便倒在床上。他父親便開門到他書房裏把所有的書籍盡挪到家裏去，遺漏的只有一本小曆日。他到家裏的時候，見桌上書籍，都被他父親挪去，故便把他父親所收藏的那本小曆日，看一看，到了天明，他父親便問他道：『你昨晚往那裏去？』『往朋友看日去！』『你既是替朋友看日，那日最好：……』陳洸一一都說給他父親知道；他父親才無疑心。故此他便免被遣打了。

四設法使先生先下廁所

他書齋的後邊，有一個廁所，所邊有一柄小木子，他常見他先生要蹲去大便時，都是很忙急的把手按在小木裏才蹲下去。陳洸便想起法子去使先生先下。有一次陳洸偷偷的跑到廁所去，把先生所按着的那柄小木子抽起，仍再插下去。不幾久，先生的糞又來了，很忙急的跑到廁所去，他依着舊例的便兒兒把小木子按下，那小木子便隨着他的手而起，便跌下廁所去，大呼求救。那時陳洸假不知道，便快快的跑到廁所去，便把褲子按下，似乎要出糞很忙急一樣。『不要放下來呀！陳洸！』當陳洸蹲下去的時候，先生很忙急大聲的呼喊着。『呵！先生，你爲什麽致跌下這裏呢？』陳洸作悽愴的形狀，假裝很驚恐的問着。『陳洸！不要說別話了，快快的跑到書齋裏叫你們的同學挪梯子來。』陳洸便跑到書齋門外的石板上坐了一下，便跑來向先生說：『他們不肯來！』先生聽他說這一句話，怒氣得很！當先生起來的時候，便挪着小藤子，向全校裏的學生一個一個的打

着。他的同學們不知道是什麼？他們一齊的說着：『先生！你發狂了麼？爲什麼沒有什麼事而把我們亂打呢？』『什麼說發狂，我早點兒跌下廁所，使陳洸叫你們挪梯子去給我上廁，你們爲什麼不肯！』『先生，陳洸明早還沒有來到學校裏哩！』先生不理他，於是陳洸快樂得很，他很歡喜的說：『一舉兩得：害先生失廁；又使同學被打。』

五 設法使同學吃眞糞

陳洸在學校裏是個很詼諧的小學生，他最歡喜撫弄同學。有一次，他設法子使同學吃糞。他的法子很好，他起初，用香蕉和白糖拌勻，假裝如糞一般，置在先生的椅上；當先生見椅上有糞在那裏，怒氣得很！便向全校的學生說道：『你們誰敢來這裏出糞，應自己把糞吃下去！』同學都說：『陳洸。』陳洸便把那香蕉和糖拌勻的東西吞下去。

隔了一天，陳洸便仍跑到那椅上出着眞糞。那先生看見學生還有這般行動怒

氣得很！再向衆生說：『誰還敢這般舉動？』他的同學們說：『陳洸。』陳洸向先生說：『我還敢這般舉動，這是同學要來害我的。』先生聽他說得有理，便叫衆學生共分吃此糞。同學不得已只好把糞吃下去。陳洸見同學吃糞，哈哈的高笑着。

（上述故事採自揭陽）

曹宗的故事

從前潮州地方，有一個人，姓曹名宗的，他是一個聰明不過的人，因此人們便替他起個綽號叫「曹賢人」。

一次，他在家裏頭坐得太無聊了，他想道：『世人那些做官們，整天裏吃燒雞，穿皮袍，還有夫人啦，三妻四妾啦，你想不亦樂乎，不如到京裏，去走一回北闖吧。』於是，他叫了一個僕人，挑了一担行李上京了。

他在路上，越行越是沒趣了，又想：『一個堂堂的當世賢人，沒一人知道，

眞是擋與嘿！』他打定了主意，叫他的僕人，到了市上購一面牌子——俗叫花頭牌。寫上『新科解元曹宗』幾個字，回到館裏，明天再行。

這天，他覺得很是快活，做出解元的架子來，說也奇怪，因此竟觸動了天界裏的怒了，二日開了一個衆仙會，討論取締曹宗的自驕，結果，舉了一個大仙，某日下凡來了，他亦是和曹宗一樣，一個僕人，和一面牌子，上寫新科解元羅奉仙。

恰巧到了江西省的景德鎮，遇着羅奉仙，兩個牌子當頭相碰着，兩個僕人都不肯相讓，一時賢人和仙人就都鬧起賽口詩來了。

曹宗開口道：『潮州一塊鐵』

羅奉仙聽了隨口說：『江西一塊炭』

曹宗給他這一說又道『眞金不怕火』

羅奉仙不留意的道：『棟久也消削』

曹宗聽了，弄了口舌不展，想了半響，又道『見山有石』

羅奉仙聽了，不覺大笑，問道：『竈山的山，有石否？』

這時，曹宗見了這個來客是「滿腹皆詩」的人，急得羞愧無地，呆了一會，只好使個眼色，那個僕人才讓他們過去。

曹宗一路走來，眞是滿胸憂憤，越行越沒趣，就叫僕人回家，整天坐在家裏，從此不想做官了，改去驕傲的性子，專心用功。

（上述故事採自鏡平）

（按上面這段故事，記得京戲有演過，主人翁究係曹宗羅奉仙二人，則已忘記。附記此以待他日發見。盧）

林大有的故事

潮陽人林大有，幼年讀書時，因朋友們有往東岩緣夢的，——潮俗夜宿神廟乞神賜夢以占吉凶名「緣夢」——他也同去，他所要問的爲將來功名有沒有。果然那夜神便來給他賜夢了，但是神只說出「功名兩不成」五個字而已，他夢醒之後，很是失望！他想：功和名二者俱不成，那可見讀書沒有出息了，但是讀書之外有甚麼可幹呢？而且這時還不是幹事的時候，橫豎且讀不成功了再作道理吧。所以也就仍安心讀書，誰知他運氣却很好，年紀不上二十歲，已中了一名舉人；

再過四年，又在嘉靖戊戌年成了進士。照明朝舊例，中了舉人進士，就可豎旗以表威風，他便高高豎了一枝戊戌科進士的旗杆，到也很體面，但是這時他却笑說夢兆無憑了。

一天，午上，他正在門外閒眺，看見有兩個小學生經過，一個忽指着夾棋杆的石柱道：『你看！你看！這柱上鐫的不是成成科進士嗎？』一個道：『不是！不是！這並不是成字。這是兩個不成呀！』話說過了，他倆也就走過去。但是這幾句話，却把林大有的啞謎點破了。他笑道：『原來神是說我功名應在戊戌年實現的，但是好險呀！倘如那時便停了業，那麼豈不眞個兩不成嗎？』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

吳殿邦的故事

（一）

吳殿邦字海日，廣東潮安楓溪人，明萬歷壬子解元；癸丑進士。素善射覆，尤工書法。當諸生時，鄉鄰有巨商某，性慳吝，成家皆由刻薄，適建大廈，甫落成，託友詣吳，以大京版紅牋，祈書一「福」字，預懸廳事。吳素鄙薄之，固辭，然意在多金，關說者往返至再，由二三十兩，遞增至一百兩，吳猶不允。某商有中表劉姓者慧而詰，聞悉，謂某商曰：子如我信，二十金不難致也。商詰何術？

劉曰：勿論何術，苟聽從，三日內無不如願以償。商還猶豫。劉曰：池沼游魚，畢竟舍不得香餌，投其所好，無不就而銜鉤，權術在人，子姑待之。於是定一通衢，知吳所經之處，偏貼某晚燈猜，用以衝動。吳素具此癖，不免見獵心喜。及朝欣然往，至則燈前紙條，十可揭其六七。劉出，向吳作揖曰：久聞先生高名，今蒙枉駕賜教，有失迎迓，幸勿見怪，如不棄嫌，請入室少坐。吳頷之，入見室中設席一筵，上置紅包一封（一十元）。又贗壁間勒大京版紅牋二，一先書「災」字，吳即會意。迨寒暄有間，劉殷懃請曰：啞謎兒願先生指謬（指室中佈置等物）。吳微笑，據席坐，劉悉已入彀中，欣然躬陪，飲至醺，起而索筆墨，劉命捧上，吳即轉身於席上取紅包納諸懷中，於壁間撒開「災」字一紙，扯而碎之曰：『受人錢財，代人消災。』復濡筆於彼一紙上書一「福」字，捫腹曰：『食人酒肉，贈人做福。』於是相視而笑，既而揖別言旋。劉也歡送如禮，吳回於入室時，早知墮彼術中，然囿於痼癖，且以名利相衡，則所重者又轉在此不在彼云。

（上述故事採自潮安）

（二）

吳殿邦是明朝一個有名的解元。連擅權一時的魏璫，尙且待以上賓之禮。據說當他童心未化的時候，對於讀書這件事，十分懶惰，時常逃學，大有視私塾如監獄的樣子。

一天，塾師命了幾個比較長大一點的學童，到他家裏去拉他入塾。同時，幷吩咐他的家長，三餐送東西來給他吃，不准他親自回家去吃飯。

他見塾師這樣嚴厲，急得幾乎要哭出聲來！但在閻羅般的塾師的淫威之下，終于隱忍下去；心裏頭惟有埋怨世上不應該有讀書這回事而已。

及至塾師叫他習字的時候，他便寫出：『小生一十五，見書如見虎；始皇燒不盡，害人受此苦！』二十個字來繳卷。

塾師接過了手，瞧够多時，很爲詫異！心想：『這小子旣會寫得一手好字；

而且吐屬成詩，將來一定是個不俗的人物。」於是仍取一種「循循善誘」的態度去教導他；他也從此不逃學了。

過了幾年，他已入了學做秀才了。爲要避掉塵囂起見，便移到鄰近鄉的一處岩寺去下苦功夫，準備着再求上進。可是那個住持和尙，却很勢利，眼見他是窮酸秀才，鎭天價哼着「詩云」，「子曰」，很不耐煩，不時加以白眼。但在他，只有一笑置之。

不多久，他的解元上身了，再到寺上來登臨。這，因爲那兒有他的讀書處，所以，他才有「舊地重遊」的興會。

眞是出人意外，那和尙一見是他——新科解元，倒抹下笑臉來歡迎。奉茶，供烟，忙個不了。比之昔日的白眼相看，很有一在天上；一在地下之別。但在他，只有一笑置之。

這個不識趣的和尙，終究是自討苦吃。在慇懃招待之後，接着就拿出文房四

件寶貝來請求解元爺寫對子以點綴風景和增光岩寺。好在他也並不推卻，笑吟吟地書出下面十四個挖苦的字來道：

『鳳來禾下鳥已去』

『馬到蘆邊草不生』

從此，凡是到過那個岩寺遊玩的人，見這副對子，隱藏着「禿驢」兩個字，沒有不笑歪了嘴的。

後來，權貴魏某，蓄意要造反。但以羽翼未豐，不敢造次。只得在門口擺下一個大鼓，鼓上燃着一條蠟燭以試探天下有沒有了解的人？

這時，恰巧他在京師，見了這個情形，明白老魏用意的所在。於是，走上前去，手執鼓槌，用力一擊。只見鼓聲響處，燭光便熄，那些守衛的人，遂邀他進去參見老魏。及至老魏問他「幹麼」時，他仍答：『一鼓滅明』！老魏一聞語意雙關，正中下懷，便佩服他的聰明，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

（三）

吳殿邦曾一次到省城去，晚間出城訪友，比到回時，城門已閉了。他央求守城者開門，守城者不聽，吳殿邦懇他道：『我是來省赴考的，請你讓點情吧！』守城者詰問名姓，吳殿邦就老實告訴他。守城者笑道：『聽說吳殿邦是個才子，你既是吳殿邦，就出對給你對：「關關易，開關難，阻關人過關。」這十一字你會對不會？』吳殿邦聽着，很費思索，想得極苦，才很滑稽的對道：「對對難，作對易，請對毋先對！」守關者聽了，不覺大笑，才開關給他進城。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

（四）

吳殿邦先生在家裏濡筆磨墨，正想爲人作書，突來一個鄉下人模樣的用人，背着市籃，奉主人之命，來求吳進士的墨寶。

吳進士爲省却麻煩和鄭重藝術起見，曾經訂定寫字的潤格：凡大字一尺以上的，每雙字銀四兩，他要寫「太史第」三個二尺見方的大字，當然要十二兩銀的筆資。

他的主人也知道吳進士賣字的價目，備足十二兩銀子，叫他的僕人帶去，可是那僕人平常在家裏辦東西，總要有一二成的扣頭，已經成爲慣例。這回要去請吳進士寫字，當然不能獨出例外，所以他在十二兩裏拿起了二兩銀子，就把十兩銀送到吳進士面前。

吳進士的潤格，是不折不扣的，這遭他卻要加以折扣，他老人家心裏老大的不舒服，而他的主人，又是稍有名望，而且有些世誼的人，不好意思拒絕他，只得勉強收起約期取書。

時期已屆，吳進士也寫好等他來取，他欣然拿回家裏去復主人的命。他主人打開一看，不覺吃了一驚，罵那僕人說；『吩咐你叫他寫太史第，怎麼寫大史第

呢？』

僕人沒話可答，只是呆立着不動。

『再拿去請他另寫吧！』主人使着命令式的口氣。

他心裏雖然着急，外面卻表示出很從容的樣子；於是一頭走，一頭詛咒自己，詛咒吳進士，詛咒主人，詛咒時辰的不吉利，看看前面有一所佛寺。他就想跑到裏邊去休息。

裏面的和尚，也是頗究心書法的，那僕人就和他談到要去請吳進士把大字添成太字的事；并且把抽扣筆資的經過，一五一十的說給那和尚聽。

和尚笑一笑道：『這是他老故意要難為你，現在我替你添一點下去吧。』

那僕人心裏說不出的愉快，千感萬謝的請和尚替他添，等添好之後，拿回去給石工刻在楣上面，誰也不能分別出三個大字是出自二人的手筆。

後來有一個斯文儒雅的過路客人，在太史第前的門端相了好久，似讚歎似婉

惜的說。『字實在寫得好，可惜狗尾續貂！』

恰巧主人從裏頭踱出來，聽到這似譏似贊的話兒，就搶近幾步問：『怎麼叫狗尾續貂呢？』

『那太字一點，似乎是和尚寫的，不然，那才是白璧無瑕。』那僕人從旁聽到這些話，不由自主地把舌頭一伸，從前的怎樣抽扣銀子，怎樣請和尚替點的事，他老實不客氣，都一一說出來了。

（上述故事採自揭陽棉湖）

許斑王的故事

在明朝崇禎的時候，民間相傳的潮州後七賢中，有一個叫做許斑王，（即許國佐），他是揭陽在城人，他在少年的時候，是很聰明的，他鎮日和幾個朋友掛名讀書，實在是逛遊於城外；他的父親是個稍有錢的人，時常督責他讀書，他回道：『知道！知道！』

有一天夜裏，他的朋友來叫他去遊玩，他就答應了；就把他睡的眠床蓋了被，放下了帳子，床邊放了一雙鞋，裝得有人在裏面睡一樣，走出門外，把門關

起來，就走到外面去和他朋友逛遊了；等到夜深的時候才回來：這樣的演了十幾次，終沒被人發覺。

有一天他父親的朋友，向他的父親報告了他的狀況；他的父親聽了很駭異的說道：

『我每晚到他的房邊窗外瞧看，都在熟睡的；或無此事。』他的父親的朋友聽了，也是很駭異的說：

『是我親眼看見的，難道我是有騙你嗎？我是在那裏和他說話了好幾次的。』

他的父親聽他的朋友的話，勃然大怒說道：

『他在那裏的時候，你可來這裏告訴我吧。』

他父親的朋友答應了，辭別走了。過了幾天的夜裏，他父親朋友來報告他在那裏！他的父親便走到他的房裏瞧一瞧；原來果是眞的，他的父親大怒了，便把桌上的書册通收去了。

他到深夜興盡歸來，見這個情形，知道事機已經敗露了，心裏很驚，想了好久，終沒有法子，偶然抬頭見牆上掛一本歷日，他便拿在手裏，看了一夜，把這本歷日看得會背誦；到了天明他的父親便叫他到面前，怒氣沖沖的罵了他一場，問道：

『你昨夜到那裏去？』他不加思索地回答：

『昨夜剛才出去大便，回來的時候，桌上的書本一概都被小偷偷去了，末了沒有法子，只得把一本歷日來看着哩。』

他的父親就叫他把歷日來背誦，他就把裏面的『什麼日，忌什麼——宜怎麼——占什麼，什麼誕辰——。』把全本不差錯的唸完了，他父親見他這樣聰明，就把書冊搬還他，心裏暗暗地說：『小畜生實在倒是聰明，以後不要拘束他吧！』

他自從給他父親教訓之後，以後就不犯第二次越軌的事了，便一心一意的讀

書。時光是一年一年的過去，這一年恰值開科之期，他就和幾個同窗的朋友；到京赴試，這幾人就是潮州後七賢；他們一齊去上京，到了京城，住在一家客店裏。他們住的客店，裏面有一盆花；忽然開了七朵很鮮明的美麗的花，客店的主人，就對他們說道：

『恭喜！恭喜！諸位先生，我店裏這盆花是很神驗的；從前凡有在這裏住的，花如有開，住的人一定高中。今七位在這裏住宿，恰巧開了七朵花；諸位一定高中的。所以小人特來預賀。』店主說完了話，匆匆的走了。

幾個人聽了店主的話，個個心中暗自歡喜；就你我一句的談起話來，囉囉唆唆的說個不休；許斑王說道：

『我如果會高中，一定把我家裏的醜婦，換上一個美麗的妻子；那時才可以心滿意足了。』

明天的早晨，店主見花盆中謝了一枝花，心裏很驚，慌張的向他們問道：

『諸位先生，你們昨夜一定有說錯什麼話，怎麼今晨的花盆中會謝了一枝花呢？請你們對小人說吧。』店主誠懇說。

幾個人聽說，都說『沒有。』只有許斑王心裏暗想道：

『大概是我昨晚說錯那句另娶的話吧。』隔了幾天，考期到了，他們幾個人就入塲考試，那六個都高中進士衣錦回家去。祇存許斑王翌年才中進士。

有一次，恰值收租的時期，他和幾個族人到某鄉去收租，到了午餐的時候，他的田佃就來送午飯了。他叫田佃的兒子來伴食，原來田佃的兒子是一個秀才，看見他父親給他們做使喚。一會兒，他們一羣人都在吃飯的時候，田佃又蹲在一旁招待他們。秀才見他父親這個情形，心中很不忍，知道許斑王是故意要來侮辱他的。飯吃完了，這個秀才回家來大怒，就閉門讀書很是用功，預備將來雪恥復仇，他這樣的用工，後來給他的嫂知道這事，就向他說：

『叔叔怕是痴了，你如果要復仇，怎麼這樣費神，就是你中到進士，不過和

他一樣的，亦是不能復仇的。』說到這裏，這個秀才似乎很領悟的向她問道：

『那麽照你有什麽法子呢？』她見問就答道：

『現在七處九軍賊正在招兵買馬，你何不乘這機會，加入軍中，那麽這樣，或許才有復仇的日子。』這個秀才聽了他嫂嫂的話，很佩服她的高見，明天的早晨，這個秀才就束裝辭別他的父母兄嫂出外從軍去了。恰巧這時候九軍賊的頭目只有八人，他加入軍中，因爲是一個秀才，所以亦升爲頭目，一共九人，以湊九軍之數，他在軍中任文書及軍師之職。

後來九軍賊的勢力很大，造反起來了。那個秀才就利用他的勢力，來報許從前侮辱之仇，許給他拿去割頭，而且許族還被他屠戮一場。

（上述故事採自汕頭）

陳英猷的故事

陳英猷字式靄，潮陽濠浦鄉人，他天性很孝友，有大志，重氣節，能夠刻苦讀書，他對於天文，地理，經，史，子，集，以及孫吳兵法，無不通曉；尤特別精曉易理，他曾推算過他那最愛惜的茶礶，在某日午時一定要毀壞，他委實有點兒捨不得，到了那日，早膳後，便留心去書齋中守着這件茶礶，他想：『天定勝人，人定也勝天』，便兀坐茶礶旁，不肯離開半步，看這茶礶怎樣跌碎。坐了好久，看看將近午刻，家裏快要用飯了，他的夫人便打發婢女來請他到膳室用飯，

他答道：『慢一點』！又復守了好久，他的夫人又連命婢女來催，他又答道：『且慢』！後來停停又催，連催數次，催得他有點不耐了，這時日將過午，肚子裏又餓腸轆轆，便想回去，但是他終不放心，恐怕這礶子放在桌上，本人去後，難保不發生危險，後來，他想得一法，就是把茶礶放在抽屜中，那就可萬無一失了。他便將抽屜抽出來，那曉得抽屜裏頭不知何時躲着一隻貓，那貓見抽屜一開，跳將出來，這時，他方左手執礶，右手抽屜，不提防這礶子便被貓衝倒跌碎了。他才嘆數理是這樣逃不得的。

相傳陳英猷嘗一次赴考國師，途中住宿某旅店，時方盛暑，赤日高懸空中，一點黑雲也沒有，他對店主道：『雨快到了，一切雜物趕早收拾，不要來不及呀！』那時店中一客亦係投考國師的：他却說『不必，不必，雨是不會到這裏的。』停一會，大雨降下來，果然不會落在這裏。晚上，陳英猷對店主道：『東邊牆下的用物，要搬開些，因爲這面牆今夜要倒塌了。』那一客却駁道：『這牆

固然必倒，但你知道倒出呢還是倒入；』陳英猷不能答，便問：『你以爲怎樣？』他答：『倒出』。到了夜半，那面牆果然無端就向外倒下去了。次日，陳英猷想：『現在對這個同住的人還敵他不過，那裏配去考國師。』因此他就中途折回來。回家以後，他覺得自己的學問太不濟，便在附近的叠石山上建了一座小屋子，終日埋頭屋子裏用功，一直用了十四年的工夫，便把周易完全煉得成功了，他著了一部書名叫「演周易」。又一面修煉養氣辟穀的工夫，也煉得很好，能够吸東風，飲海水過活。那時，土地之神知道了，就化成一個老農夫，當他在煉氣時候問他道：『你雖會把風水吃得下，但是那會放得出呢？』他被這一問撓了煉氣工夫，很不歡喜，便唾着道：「呸」！誰知經這一呸，那老農夫便不見了。他知是仙人點化，才很悔早間孟浪，不曾請教過吃得下放得出的法子。後來，他果然吃得下，放不得出，竟給滿肚子風和水脹死了。死了時，適逢那個在旅店裏相逢的客人，他做過國師，到這時也死掉。當國師未死時，曾薦陳英猷去代他的位。那知

聖旨來時，陳英猷已先死了。因此，人們都稱陳英猷爲死國師。

（上述故事採自潮陽）

鄭大進的故事

（一）

鄭大進的功業，在清史上，可算是一個卓卓的人物。

相傳他顯達後，他的兒子，在京結婚，那一天是良辰吉日，自然途上的轎子是絡繹不絕的。在一條很狹小的胡同裏，忽然他媳婦的轎碰着一頂新娘轎，彼此爭持甚久，不肯相讓，後來還是那新娘轎的廝役，隨口唱出了——

皇帝姨，
宰相兒，
大官是直隸。

於是他媳婦的轎，就讓那新娘轎過去。

（二）

有一次鄭大進在家沒事的時候，閻王令他的僕人來請大進去教書；大進答許了，便收拾行李和那僕人同去。行到山林叢密的地方，看見有一座很華麗的屋子，那屋子便是王宮了，大進便在那裏教他的兒子，隔了個多月，清明佳節到了。他向閻君的兒子說：『現在佳節已到，我來這裏已有一個多月了，讓我回家度節兩三天吧！』他也應許了，便邀他出門，出來的時候，便不知王宮的路徑在那裏了。

大進回家的時候，見地嫂嫂的乳峯痛得很厲害，雖請很有名的醫生也不能醫治，也不知患什麽重大的病症。隔了兩三天，他們又令僕人來叫他去教書了。他在那裏和他的學生們都很熟識，常常在廳中談天，有一次，他向孩子們說：『東主在那裏？我要拜候他。』他道：『不可，我爸爸的面貌是非常醜黑，那末，先生一見必定要驚倒的。』『不怕，我來此已經有幾個月了，還沒見東主一次，現在我一定要拜候他。』大進說。他聽他說後只是點着頭，便和他一同去了。立刻大進便看見他的嫂嫂在那裏受刑，他的乳峯被他用那吊猪肉的鐵鉤刺着。『呵！原來這樣！』他忽然打了一個寒慄，問道：『大王！這是犯什麽罪？』『她用洗鼎水烹茶給她的母親喝，故必受這種刑法。』大進繼續的說：『大王！可保嗎？』『呀！先生！你若要保，那也可以。』閻君說後便把她開刑，隔了個月大進回家去，見他嫂嫂的乳峯已經愈了。

（上述故事採自揭陽）

曾剛甫的故事

在一個廣漠得幾乎沒有邊際的講堂裏，聚集着許多聽講的學生，寂靜到連呼吸的聲息都沒有。一個個的學生，都像土塑的，木雕的，彷彿佛寺裏的羅漢，講台上坐着兩撇鬍子在若有若無之間的講師，全部容顏，像那怪石巉岩，古木濃綠的小山一般的清秀。

學生們正在聚精會神地聽那講師的銅鐘似的聲音，講解着羣經裏漢宋儒者同異的注疏，突如其來地在講堂後方很遠很遠的地方，站着個儀容俊偉，衣冠整齊

的人兒，大家雖然不敢明目張膽地，掉轉頭去看一看；由斜着眼偷偷瞧出來的印象，却是那個熱心倡辦這廣雅書院的兩廣總督張之洞在監視着學生。學生們在未瞧見之前，見到講師梁鼎芬先生見他蹤入講堂，就站起來欠身行一個禮，然後坐下的情形，揣知他是一個非常的人物了。

學生中間雖然靜寂得像死一般，却個個佝着腰，近着眼，向書本裏鑽，很少身軀挺直，神氣十足，像個壯士的樣兒的學生。

曾剛甫先生的挺腰的習慣，是自少養成的，所以他雜坐在這羣佝腰的學生裏邊，就如鶴立雞羣；一個個的同學，像俯伏在他的腋下似的。張之洞總督平日監督學生的時候，見他獨立不倚，神全氣充，已經知他的是個卓犖出衆的學生了。及見到他的課藝，益發的起了憐才之心，問他道：『你在家時候，跟什麼先生念書？』

「因爲家貧，沒資斧遠出從師，所以只在家兄門下授業。」曾剛甫先生亦着

臉說，微露着忸怩的神情。

『那末，你的哥哥現在家裏幹什麼事？』總督張之洞忖知他哥哥也非庸才，所以要窮源竟委。

『他仍然是在課授學生。』剛甫先生應答得漸近自然。

『在家教書，是沒有什麼大希望的，何不叫他一同來這裏念書呢？』

『要念書，缺欠……』他覺得似乎不好意思說出來。

『你寫信去叫他來吧！費用缺欠多少，書院裏可以津貼你們。』

他倆兄弟從此便都在廣雅書院讀書。明年鄉試，亦都入了選。

（上述故事採自揭陽棉湖）

附錄

本書所記潮州歷代文家大略

許申　先生字維之，潮陽人。㚬字軒特；識見通敏，讀書一經目，終身不忘。咸平中，陳堯佐通判潮州，先生以布衣見，與語奇之；及觀所爲文，益加器重。大中祥符初，舉賢良。眞宗東封，獻賦頌者數百人，召試三百人，先生與焉；學士院第其文擢爲第一。歷知鄞縣及韶吉柳建四州，遷廣西提刑獄，改轉運使兼制江西湖南諸路，皆有治聲。嘗因災異言事，極詆時弊，凜然有直臣風。其爲文淵洽溫潤，切劘端正，蓋根於所養云。所著有高陽集，劉厚中爲之序。今已

不傳。（宋史藝文志有許申集一卷）

吳復古　先生字子野，一字遠遊，揭陽人。志趣超逸，以蔭官遜於庶兄。獨葺園亭，教育子弟，間出遊四方，徧交當世之賢豪，而與東坡尤善。東坡曰：「與子野先生遊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待制師中之言，知其為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與吳秀才書二）又與先生書又曰：「復覽諸公詩文益增慨嘆……」」（與吳子野書三），是不特其人品甚高，而文學亦極美矣！

劉昉　海陽人，登宣和進士，官龍圖閣學士，湖南安撫使。

王大寶　先生字元龜，海陽人。（按其先為溫陵人）政和間，貢辟雍，建炎二年，成進士第二名。孝宗時，為諫議大夫，兼侍講，仕終禮部尚書。方趙鼎之謫於潮也，先生日從之講論語；張浚亦命其子栻與講學，深相推重，其經術誠有足稱者。高宗朝，上所著詩書易解，得褒奬，以其書甚可采也。所著有周易證

義，經筵講義，諫垣奏議，王元龜遺文等書，惜皆不傳。

郭貞順　郭氏，潮陽周璠之妻也。明初，師下嶺南，指揮俞良輔南征諸寨之未服者，時郭氏從夫居溪頭寨，年六十矣，乃作七言古詩一首上之。良輔覽之大喜，一寨賴之安全。其詩詞意堅凝，風格遒上，洵爲閨闈之雄；粤人以之與溫汝白並稱焉。氏所著獨以詩傳；現存者上俞將軍一首外，又有歸寧自序，及漁樵四詠，梅花百詠。

李齡　先生字景齡，潮陽人。自少以穎敏稱，經史過目成誦。甫冠領鄉薦，會試中乙榜。官至詹事府丞，入史館與修歷代帝紀。先生主敬窮理，修詞立誠，所作皆儒者修道之言。大抵文宗韓歐，不務爲炳炳琅琅，以夸耀一時爲工，周耿西稱其『文以理勝，不以詞勝；詩以情勝，不以調勝。』顧其詞調亦未嘗不足以勝人也。

曹宗　海陽人，以神童稱。

陳洸　潮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戶部給事中。

姚琛　先生字宏璧，潮陽人。由貢生中順天解元，官順天府治中。

翁萬達　先生字仁夫，號東崖，揭陽人。（今屬澄海）嘉靖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出爲梧州知府，聲績大著。旋擢廣西副使，專辦安南事。卒謚襄敏。（先生功業詳明史卷一百九十八列傳）先生性剛介，勇於任事，履艱危而意氣彌厲。博通古今，學有本原。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王畿，魏良政等，討論性命之學，每有特識，故亦爲陽明所稱許。爲文包括今古，自成機軸，搖筆頃刻萬言立就，而『崇論宏議，浩如江河之不可竭。』（鄒一山稱先生文語）其奏對邊事，陳說虜情，料敵如神，立言指掌，經世之文，尤非小儒所能及。史稱嘉靖間邊臣奏疏中肯綮者唯先生稱首，誠知言也。所著有平交紀事，宣大山西諸邊圖，總督奏議，三鎮兵守議，稽愆集（共二冊，已由先生後人翁子光印行），東崖集，思德堂集若干卷，多佚。

林大欽　先生字敬夫，世居海陽東莆，故又號東莆。生有異徵，稍長，聰穎異儕，好讀書。年十二（或作十三），見蘇氏嘉祐集而好之，玩誦不釋卷。自是操筆爲文，屈注奔騰，與蘇文神氣宛似。族有藏書家，因資以博通子史百家。嘉靖辛卯就試，督學王公奇其文，爲薦於巡撫御史吳麟，更試以李綱十事，振筆疾書，纚纚數千言；所陳皆唐虞三代之治道，考據詳核，詞旨凜烈，能令讀之者勃然有生氣，誠得眉山之矩矱者也。麟深歎賞之！壬辰中狀元，授修撰。既而南旋，與鄉子弟講貫六經，研究性命之學，旁通子史百家言。與當代名儒羅念庵，唐荊川，王龍溪輩，寓書商榷，多所折衷。晚益刊落聞見，能於所性本體，著力修存。優游典籍，怡情山水，所作詩歌蕭然自得。現存有東莆詩文集六卷。大抵其文有沛然莫禦之勢，『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而明快可誦，有黃大呂之音；故當時天下翕然以爲蘇子復生也。

林大有　先生字端時，號東廬，潮陽人。嘉靖甲午舉於鄉，戊戌成進士，授

戶部主事。先後督河南，山東，江西漕運，夙弊一清，轉員外，出守袁州。以忤嚴嵩改福建鹽運司同知，恤商便民，閩人爲立生祠祀焉。

蕭端蒙　先生字日啓，鐵峯先生長子也。嘉靖庚子舉於鄉第一；辛丑成進士，補翰林庶吉士，出爲御史。爲人寬體重步，寡言笑，簡樸習勞，少即下帷發憤，從父治老蘇之學；故學有淵源，能得其本，而又通知時事。嘗著論二十餘篇，幾十萬言。少師夏言，見而大奇之。其蜚英聲於藝苑者甚蚤，所爲文修雅有度，惟古是式，而不苟隨時好。常沈思以力追左史之踪，規矩彀率，不爽其舊，論者或比之揚雄云。其奏議多切時弊，不亢不卑，有古名臣之風。詩亦多可誦。其明妃曲幾不讓六一半山之調，而宮詞四首，置之十國宮詞，三家宮詞集中，殆亦可無愧色也。

林大春　先生字井丹，潮陽人。弱冠舉於鄉，嘉靖庚戌成進士，官至浙江提學副使。敏而好學，至老不倦。洞澈乎墳索，貫穿乎子史百家，而尤嗜史漢。工

古文詞，所作自古出者化而不柽，自己創者達而不譎。故在戶部時所擬稿，多當時君意。其詩學盛唐，與前後七子同一風尙。所作律體，直欲肩隨北地，平揖濟南，人亦以此許之也。有井丹詩文集十五卷，明史藝文志列於別集類。

周光鎬　先生字國雍，號耿西，潮陽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大理寺卿，有討賊功。少承家學，（先生父孚先先生，篤志理學，爲甘泉所重。）師事永豐呂巾石，爲陳白沙湛甘泉私淑弟子。駿才昂然，富於經濟，其文在『信陽北地之間』（汪伯玉評）。所著有明農山堂集三十四卷。

吳殿邦　先生字爾達，號海日，海陽人。萬曆壬子解元，癸丑進士。官通政參議，陞尙寶卿。博學能文善書，尤工詩賦。所著古懽堂集匏谷詩集每刻成輒毀版。

李士淳　先生字二河，舊程鄉人。萬歷己酉解元，崇禎戊辰進士；授翰林編修。著有三柏軒集行世。

郭之奇　先生字仲常，號菽子，（一作叔子）又號正夫，揭陽人。幼而穎敏，書過目輒成誦；經史皆淹博。年十一，充邑庠生；天啓丁卯領鄉荐；崇禎戊辰登進士，選庶吉士。嘗讀書東觀，以清才曉發越其儕輩；及在詞館時，與前輩聯襟投贈，亦咸服其奧博。出爲福建提學副使，卓著聲譽；所謂『先生秉文衡，遂與六子讀，以兩伯夷風，煥爲多士鵠，非獨八州登，允矣九閩燭』者也。（黃滄溟集卷三十七郭正夫文宗構尊經閣詩以序之）旋擢詹事府詹事，危難奉命，蓋瘁驅馳，明祚既終，殉難以死；其忠烈可風也！先生生平著述甚富，稽古編百篇，詩十九集外，有視學申義，攝臬陳事，利防合紀，古詩大觀評語，宛在堂詩文集名六卷。

黃奇遇　先生字亨臣，自號綠園居士，揭陽人。少以文章知名；登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對策稱旨，擢翰林編修，與修實錄。旋以母憂歸，讀書課子，終身不仕。

許國佐　先生字欽翼，號斑王，一號舊庵，揭陽人。生有異稟，讀書七行並下。性豪宕，嗜酒，好吟詩，所寫輒工。舉天啓丁卯鄉薦，崇禎辛未進士；歷官四川富順，貴州遵義知縣；擢兵部主事。丙戌死於邑變。所著有百花洲堂集，蜀紘集，舊庵拙稿，斑齋數句話等集。

陳英猷　先生字式謨，潮陽人。弱冠，倜儻有大志，讀書直探閫奧，淹通經史，旁及百家；兼治孫，吳，諸葛用兵之法。晚歲隱於鄉之疊石山，終日危坐，歷十四年不改其度；故鄉人號之曰疊石先生。其治學最富於疑古精神，於舊說多所改訂。所著演周易四卷，大翻程朱之臼，幾欲奪揭氏之席；甚有清代五大經師之風也。

鄭大進　先生字譽捷，號謙基，又號退谷，揭陽人。幼而岐嶷雋發，有神童之目。雍正乙卯舉於鄉，乾隆丙辰成進士。先生起自縣令，任至畿封，在仕途者三十年，卒諡勤恪。所著有愛日堂詩文集，及奏議若干卷。為文法律甚細，先後

見知于督學惠士奇，及經筵講官曹秀先。詩亦神蘊超邁、卓然可傳。嘗和淸世宗元宵詩，朝士見者咸推爲「老詩伯」云。

曾習經　先生字剛甫，號蟄庵，揭陽人。光緒庚寅進士，官至度支部右丞。文有名，詩詞均佳。著有蟄庵詩詞各一卷行世。

後記

數年前在故都讀書時，卽請陶元慶先生爲本書作封面，現本書雖得出版，而陶先生已修文地下。編者至此，不勝軫慨！

本書于廿二年由汕頭良友圖書公司印行，嗣該公司因事停業，致本書未能裝訂發行。現由編者修正後另交天馬書店出版。

當汕頭良友公司停業時，本書陶先生封面畫，疑古玄同先生題簽及朱君序稿，照片，散失很多，故這次未能盡量披載，還希諸師友及讀者諸君鑒原！

本書故事，有些採自仁平，世蘭，李敏，添鎮諸君的記述，附此誌謝！

（編者）

本書作者編著的書

(一)耒臿集(散文)　北平海音書局印行
(二)輋歌集(二册)　上海朝霞書店印行
(三)潮州民間故事集　汕頭開明出版部印行
(四)李子長好畫　潮州支那印社印行
(五)潮州七賢故事集　上海天馬書店印行
(六)潮州文學大綱　待印
(七)揭陽鄉土史地志　汕頭文華圖書公司印行
(八)民間世說　待印
(九)炒冷飯(小品)　待印
(十)含羞草(詩集)　待印

潮州七賢故事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初版

實售二元二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輯者 林培廬

發行者 郭澂

印刷者 上海天馬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永甯里五十五號 上海天馬書店

分發行所 各省特約所 各大書坊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2966 2434